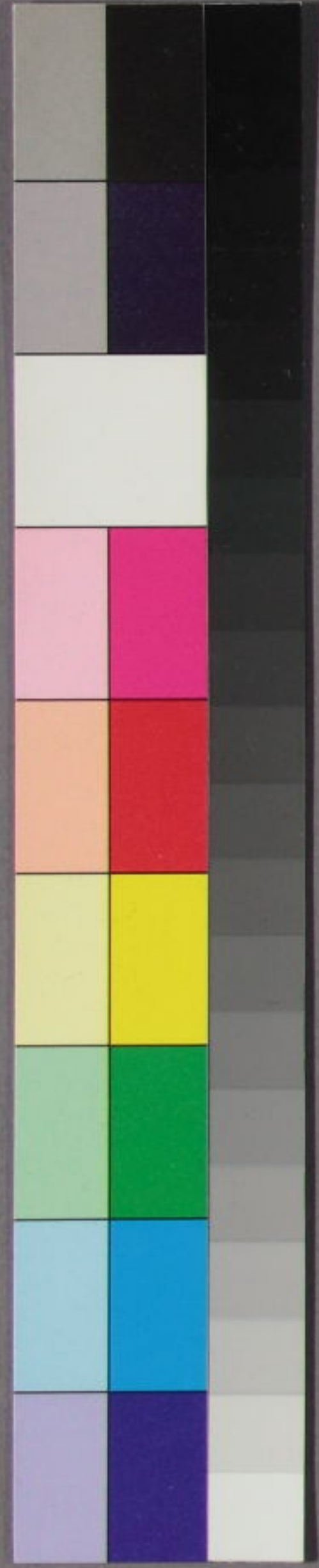


隨書雜識

ハ

共十

y 6  
4065  
8





文菴雜識卷之八



李得培事

被罪人及三司停啓事

宣諭合啓改律等事

減賦宥罪事

光佐等復官事

裊事停啓

毓祥宮議加謚事

洪相書啓

朴取源事

鄭疏沈金事

毓祥宮上謚事

上謚尊號事

文衡事

禁昏牌及金致仁以下放釋事

三司啓改辭

趙榮順事

徐有匡事

李寂中事



俞彥民事

金相致仁解歸後事

金啓祝文事

湖堂事

諸臺連啓

金若行事

睦祖永事

科弊事

軍卒及舉子事

金夏材事

權導事

加謚追崇議

金植事

元義孫事

韓相事

堂錄事

金洪事

湖堂事

義州虛祿事

史記事

翰注試才分館事

柳義養事

李彥一事

京圻幼學李漢運卒龜三書

湖堂事

諸臺處分

執義洪彬疏

黃母事

金尚嘿事

李廷喆事

二李事

李沆事

贈職定制事

書付宮門事

金若行薦人事

諸臺事

趙榮順停啓事

李趙事

黃昇源事

設科及權穢事



趙黃停啓事

登俊試事

李商巖及金相福事

尹光等尹九淵復官事

舊宮陳賀設科事

百世錄洗草事

試所定式事

稱慶事

雷事

安載主事

江上封門事

求言事

翰林謫事

李最中致仕事

服藥詢問事

堂錄事

山呼事

朴文綯事

賢良科事

捕廳事

宋趙事

科弊

申相事

洪相聖事

南絳老事

鄭厚謙上書

黃宅仁事

申李事

朴盛源事



文庵雜識卷之八

李得培事八月十一日

十一日傳曰蕩平初政侍從碌碌庸庸薇垣長李得培用謀  
違牌海南為庶人三倍道押付培字行列皆墨名侍從案中  
益彬舉黨人籍滯承牌特施不叙萬萬駭然今日入來耳目  
并解任小輿當詣舊邸春坊官員亦朝鮮文官其退去李得  
培前後三代為庶民有頒教事文官二品實職人及堂上至  
侍從勿論實軍職蔭官儒生皆待令不參者嶺浚投畀儒生  
不參者北關庶民以李秉鼎疏曰欲不參陳章無異李得培  
萬萬寒心欲為處分聞原任所奏所用謀不知特為不叙





宣諭合啓改律等事八月十一日

王若曰五十年苦心即蕩平也我國所黨名一何多也初有東西次有大小北或老或少甚至於曰清曰名時體為胄金致仁負君背先自為領袖陋矣具庠釣名沽譽主張時論嗚呼名帖何可信也然聯章曾亦見矣然乘此時度有轉否回泰之機今番特設蕩平科意實借其名而固其事者也頃者趙載浩不過舉措狂妄者必也一律後畢今此負君負先五倫無二關係何等只以南海濟州為爭一番入侍若講儒誦經音續一止仍自退伏儒臣莫知去處柏府謄傳故紙薇垣若此昔臺臣金樸一詣臺廳能發十新啓昔則臺臣詣關都

下咸嚴開陽門有唱導之聲雖關中輿僮下賤此臺詣關莫知論何事相顧悚然於今若是寒心嗚呼于今即予一初政也於祠事合啓事皆其君指導而然初則啞既啓之後於謄傳若啞者習聲以此消日嗚呼祠事予若全然蕩滌其爭可也嗚呼垂恩庶子只有三人一人尚未就邸一人已故海島只有祠而其猶爭也他日將若何今者之諭非謂此也即合辭也彼當之者必曰觀其舉措即是應文宣無可了之日乎徒抱負君背先之名恬不自處偃息南海亦觀諸臺舉措當其屋下心自謂曰其若加律則於余不忍其若停論人謂何思乎左量右思莫若違牌故初果違牌特教朝參更為牌



招則寸寸強忍僅為承牌自古來今豈有此等薇垣長陋乎  
陋矣雖然其衰太阿在手豈可為一庸庸碌碌一得培為此  
而今者之事於予誠大蕩平大事業其若復有一黨人即予  
功虧一簣之大機會故今有此諭觀其舉措予亦有定意嗚  
呼後三代禽獸其雖不顧前三代禽獸為子孫者心若何噫  
不顧祖先不顧其君此人面獸心者今者以李得培可推知  
噫許多諸臣數百章甫亦豈無一人慷慨乎咸聽此諭是日  
朝參於是大憲鄭光漢大諫洪楨掌令鄭彥郁持平任希雨  
獻納李世奭校理李晉圭副修趙載俊正啓栴棘罪人金致  
仁以西世元輔國家倚毗何如而不體我聖上調劑之苦心

背馳乃父舊規植黨濟私自為領袖其負國忘先壞亂世道  
之罪可勝誅哉崔益男之平日言行雖甚妖惡其年前一疏  
之後金致仁不顧嫌怨挺身請討可見其無嚴犯分移棘之  
啓尚未蒙允當請之律至今稽滯輿情益激公議愈沸况今  
蕩平之治已成一初之政鋤治黨魁此時尤急其在峻堤防  
嚴懲討之義不可栴棘而止請金致仁依律處斷 上曰此  
人兩世依毗若何而為此駭舉萬萬駭然俄者宣諭亦諭而  
今者此舉余亦勸成今日可謂有三司而雖然耽羅猶靳况  
按律亟停勿煩儒生李始郁拜參奉文臣李奎應升同中樞

以斥黨論登奏故也合啓事九  
月中因鄭尚淳改以按律見下



光佐等復官事 八月

十七日殿座時趙泰億崔錫恒李光佐復官趙文命鄭輦良兄弟宋寅明洪致中子孫準職調用鄭錫三元景夏贈議政致祭鄭元達元義孫加資注書以不卽書入復官傳旨竄海南同日備忘記所謂名類關係君先親則日以小人今番蕩平亦第二件事嗚呼幾十年抱恨覺今是而昨非興惟及此千乘楚越今番通清之教專由乎此今者李光佐復官之命意亦深矣嗣服初請弔者卽此人今日諸臣若有不滿之心其何心謂予曰君號中心定二字可見予意孰敢爭乎其本皆由於名字名賜雖一時食然後可飲建功云云是日開政

吏判元仁孫參判李潭通庶孽成大中等九人為臺諫權導為都憲命二品以上削職唯元仁孫義孫韓必壽趙重晦勿論以忠臣之故云十八日徐迥修以亂之本淮陽為民許采三代為民

毓祥宮議 加謚事 八月

十八日大憲鄭光漢大諫洪億校理金文淳李坤等啓請金致仁依律處斷事答亟停勿煩傳曰旣聞於昨日筵中而今茫然已諭於大臣而昨日入來二品揚揚臥家其本由於尹著東甲山為庶民大臣求對教曰朝鮮臣子只有韓必壽乎卿等重听耳目之官亦聾昨日筵中開端則恟於金鍾秀



而如此乎金亦言大臣奉行天討之事兩司王堂劄子乞允  
臺請傳曰朝者下教宜有懲討而况韓必壽開端之後豈特  
逐鳥雀何敢心似泄泄大小諸臣怯於金鍾秀而然矣金鍾  
秀栳棘處限己身為庶民其子弟禁錮終身宋明欽托晉文  
公辱其若何異允命裴允命事在己未夏爲  
觀厚製疏有此嗟之文宋明欽永為庶  
民子弟禁錮都憲權導聞韓必壽之言心似泄泄只謝恩而  
去此人滿腹用謀予已知之先為庶民鍾城投畀傳曰胤命  
陰慘不能正刑而物故韓必壽一人外其何嘿嘿入侍都憲  
舍枚佯若不知謝恩而去今日二品怯於金鍾秀曰高無動  
靜陳劄三司限己身庶民李觀厚登科錄拔去十世為庶民

允命三族皆南泝為奴無狀三劄三司令政院洗草知勁草  
識誠臣都承旨趙重晦判尹除授傳曰此後臺臣堂劄外凡  
諸臣兩司之劄皆禁此後堂劄禁其恠駭之朱點傳曰三司  
處分時聞其所懷萬萬駭然此則予已體國法典體小心必  
也固執其拘於一名字佯若不知予雖誠淺何待諸臣之請  
而此心陟降臨照上謚封園禮固當也而其時趙觀彬語尚  
今骨寒豈特一觀彬諸心皆然後十年後一則佯若夢覺一  
則以此欲掩前心今日求對大臣卿宰並刊板吏判元仁孫  
其先心予知之分揀傳曰當加上謚歸於毓祥宮小報生育  
之恩命招議謚弘學元仁孫除授藝學趙明鼎一體牌招八



月二十日大憲韓必壽大諫尹勉升應校李命彬修撰徐有元合啓請金致仁依律不允又啓裴允明李觀厚事勿煩許錡子及李時熙事並絕島為奴依啓掌令鄭彥暹宋明欽年前所達之語萬萬無狀其中赤帶三百一旬尤極痛駭請廷奪依啓是日韓必壽尹勉升以不發啓討罪趙觀彬宋明欽之故命設鞫親問韓供嘗受學於宋云韓尹皆刑二次絕島為奴其子若侄散配北道為奴大諫李潭大憲鄭光忠合啓宋明欽趙觀彬罪負甚重臺臣既以不論被罪謂韓尹等身為大臣終不請吐請時原任金相福金陽澤韓翼暮金尚哲李昌誼申晦李潑李思觀并削職依啓鄭光忠啓故洪龍祚金取

魯頃年奏對之言全無臣分無倫絕悖并廷奪依啓又啓趙觀彬宋明欽罪狀人孰不知而韓必壽尹勉升身為臺臣親承聖教終不發啓帳前親問游辭發明情節巧惡不可絕島為奴而止請並亟正邦刑不允李潭啓洪龍祚金取魯罪狀甚重雖廷奪而宋明欽趙觀彬既有三世為民之命而論以王法不可異同論洪龍祚金取魯並為三代為民依啓又啓宋明欽趙觀彬之罪韓尹不發云云同上措語請正刑又啓宋明欽事答今日可知有朝鮮然意亦在不允傳曰韓必壽承襲勲爵墨名於勲府案李潭為吏參元仁孫拜相傳曰宋明欽陰慘悖說有君臣然後初聞昨日前彛倫斃而亂逆不討予



則所重在懲討有命而大臣諸臣尚今喑啞明欽豈下於允  
明乎所引春秋逆心同矣明欽若允明以逆勘斷至於逆律  
既有定式當律雖不施豈可循例庶人若有其子減一律大  
靜為奴此後若為明欽訟寃者此萬古亂臣賊子前後三代  
當以逆禮處之使海東臣子洗耳聞此教此等同逆嚴璫以  
其時三司中人入侍間此幾年嘿嘿偃戈投降永為庶民不  
及其子不坐二十二日玉堂李顯永大憲鄭光漢大諫任希  
教合啓金致仁事又所懷觀厚之疏萬萬凶悖前判書李周  
鎮於其來示疏本不能斥絕至於指冊子之舉請延奪依啓  
又曰觀厚允明既賜嚴處明欽所引春秋之事絕悖無倫不

下於觀厚宜施當律斷不可已答觀厚允命不施當律明欽  
何可異乎不允又請厚觀拏籍不允鄭光忠啓觀厚之疏故  
司諫申處洙敢以名疏為說宜延奪依允又曰嚴璫真清假  
清之說極為駭悖即見傳教雖永為庶民其子勿論然亦宜  
施庶民之律答既是令前不允任希教所懷觀厚之疏故正  
言洪曙往來相議之說既發允命之招依允命律施行依允  
兩司合所依韓必壽尹勉升正刑答曰勉升遲晚赤芾之說  
佯若不知僖負羈渠亦誦此與明欽同一心腸酌處意在勿  
煩玉堂李顯永鄭好仁所懷請從兩司所懷之請不允傳曰  
韓必壽背面投西初曰無黨於允命高談大言欲食其肉而



其欲諱者佯若不知此以冷族孤蹤暮年欺於高談大言職  
至於何而一朔之內云云嗚呼自據晉文公引曹侯比之君  
此逆類而比之允明尤有甚焉尹勉升聞赤芾之說左右顧  
視莫知何事僖負之說在於何處而敢誦有母年八十欲一  
見而伏法蕩平之後不顧前三代自陷于禽獸云云二十五  
日傳曰此人自名試時其心公直予已目覩今者樹立可嘉  
獎用此人其亦勵世勸他之道今日相臣元仁不謀同吏參  
李潭右參贊除授是日京居幼學申矚上疏大槩敢請昭寧  
園延尊封陵以光 聖孝事入啓傳曰云云中朝古例班  
班而我朝無此等事自予初行豈仰昔日近五十年小心之

教陟降之心亦若何予之守此心一則體先也申矚舉措駭  
然而以忌器之意為所重只逐其人而其章恐或為休絀藏  
于樓上庫此後雖有奇恠恠者何敢復如此而不可不先  
為堤防此後此等章政院一切勿捧二十六日韓師直為大  
憲發宋明欽亟施當律之格不允此因上二十二日李顯永  
等三司所懷之說而發

朴取源事 九月

九月四日大憲鄭昌聖大諫朴取源玉堂三司合啓金致仁  
事不允兩司俱啓祖及李觀厚宋明欽事朴傳啓時依例具  
辭外別書結辭袖入因上教只舉結辭右相元仁孫請罷職  
教曰近來取便成習兩司俱啓視若薄物細故只書請字以



來若無只舉下端之教將何以彌縫又曰此等關係莫重視若尋常此護逆也大靜投畀倍道押付後數日寢前命特放

毓祥宮上謚事

九月十五日

毓祥宮上謚安純竹策文提學徐命膺製進十五曉幸本廟行事百官陪祠食後還宮 御景賢堂陳賀製教文頒赦都監官趙雲達沈毅都廳李秉鼎并加資御製教文略曰嗚呼生我鞠我予見詩傳不肖冥然明將八旬此後恠議自消榮親遂志復何餘憾二十六日章彰義宮以辛丑建儲適當是日世孫隨往口傳啓請陳賀大臣金相福等二品諸宰請陳賀許之親製文頒慶以事出倉卒諸臣有未參者

文衡事

九月

二十日文衡命點前大學徐命膺以前遭駁三牌不出命罷職命其前大學金陽澤金上䟽以為前年雖當此薦今則有黃景源徐命膺雖有嫌如東一房掌議一出薦望無妨乃復命叙用行圈徐又不進累促不進水刺徐乃出薦李福源李徽之及前任人黃景源三人大臣等添書命膺名入之福源落點都憲俞彥述上䟽論徐有所遭不可行公而自 上迫促行之非使臣以禮之道命俞削板有烹頭耳熟勿得搯捱之教蓋俞論徐有觸新薦者之嫌也福源有存廉防之語不許答俞彥述之章萬萬可駭勿辭



三司啓改辭 九月

九月二十五日副學鄭尚淳移除大憲與兩司及修撰金履禧金夏材連啓金致仁事改依律為按律 答以名則雖依法不允又尚淳及大諫朴師海并講宋昉欽啓亟當施律之文改以逆律答曰律名雖正不允此後合啓玉堂李垾吳載純等皆參

徐有臣事

徐登第未十日為校理上疏引合啓罪人金致仁卽其五寸叔不可參啓辭職答以事勢似當然而許適出為京圻都事未幾教以不可游外命內遷於是李徽之內慚羣議尤嗾李

云

被罪人及三司停啓事

十月十日教以苛政云云庶人金鍾秀金觀柱故趙觀彬洪龍祚金取魯等殆三四十人本律外蕩滌江外放逐儒生李彥錡鄭搢金重行李彥中等皆放十二日大憲朴道源安兼濟玉堂林得浩合啓金致仁按律事不允安兼濟停宋昉欽逆律啓十三日持平尹弼秉亦停宋啓十四日傳曰趙觀彬其時疏語由於狹隘無他意思金取魯洪龍祚所奏亦不過莫知也李周鎮頃者下教時不若初無是事云者意蓋在矣此等人必將洗主昨日薇垣長

安兼濟謂

延奪乃極律云所奏極



律者誠是此四人偏被極律此不徒予心亦豈體昔年小心之意乎為先給牒乃遣諭李判府激也嚴璫趙曦特放洪曙給牒十五日大憲元義孫獻納任希簡修撰林得浩合啓不允又曰以元輔期待若何而負君負先何足道而亦不可比之於戊申乙亥者類歲初鼎席今竄南海其可足懲此律決知其過其所勸成雖萬副難贖而志氣不強陷於既命南海之後宜請加律而只以區區旌義南海遠近為傳啓之資其後提醒後強而雖請所請依律其依律請南海乎請旌義乎且提醒後依字雖更而按一何苟且乎其後處分由臺臣乎在君乎補以大論每聞不覺一哂允命等事予之所守有正

律則焉敢若此大官此律不可輕議夜中大覺先諭此意使耳目之臣皆聞知今當臨門朝參觀其舉措云云朝參時大憲元仁孫執義李東顯持平尹弼秉先停韓必壽尹勉升正刑啓及李觀厚逆律啓大諫李兼濟獻納任希簡亦停三人啓又三司合啓金按律事亦停啓傳曰夜中大覺臨御幾年去苛法者幾何禁逆律一事亦在其中允明等處分既嚴必也申此律然後王法可樹乎必壽勉升一則都憲一則薇垣長宣有朝都憲而暮此律於國關係非細况予初命律其已悔焉謂正刑律今者請律即黨習盛時於真儒輩所謂之律豈可復請於今乎若此不已孰肯納兩司乎其宜依教亟停於是



皆停

減賦宥罪事十月十八日

常參時傳曰結錢選武布宜古有哉今年畿內結錢特減選武布亦減湖西關東尤甚邑結錢減半西北尤甚邑選武布亦減今後深冬盛暑生鰕停捧耆社生鮮減半凍鷄特減又因大臣言律外禁錮人金龜柱尹著東金致良李敏輔沈鏞等蕩滌申處洙權道并蕩滌前後付籤人并蕩滌右相李思觀言律外被罪者曾有執奏之教而未有奉行之事今後申飭雖或有一時下教苟係律外使之執奏何如上曰誠是矣申飭可也

相事停啓十月二十三日

相事經年臺啓請還配濟州不允至是因上教停啓相初寄客中途轉徙圻內求留富民家從隸奴居宿至是襟川渡江入京

洪相書啓

十一月初一日是時將加上顯廟蓋及當守尊稱命台洪入參

洪自金䟽退在麻浦是日遣史官白之洪書啓曰臣之前後

言哉賦命之崎險未有如臣之比受恩之曠絕又未有如臣之比日月照臨不待示而蒙怨天地至仁必無幸而獲全薄勘示警非罪伊榮百口含恩相對感泣隕絕糜粉難酬萬一未能遠投鄉里猶復踰伏江盧仰以頌德俯以省愆茫焉忽焉只恨視息之尚寄於人世間矣中聞特叙已非常格今於匪意忽承別喻喻以頃者之事其若浮雲勉之以即日入城因參大禮辭旨鄭重眷渥備至釁累職臣何以得此驚惶感激結以血淚聖上伊時處分特恢庇覆之度俾歸安帖之境



則臣之至痛切悲雖不敢退提茅所遭罹非天理人情之外  
而乃復得之於千萬不到之地靜究厥由莫非臣罪自訟之  
極直欲溘然而臣之區區處義自公私先後惟當益勉仰  
體我殿下消融曠蕩之至意而已斷斷此心庶或聖鑑之矜  
諒伏惟聖考深篤延上榆揚之盛禮謙德勉回快副顯望之  
彜情度溢宗祐歡均動植臣亦化育中一物耳知覺猶存聳  
忤自切而若臣至危至慮不敢自化於恒人則何敢以曲保  
之聖恩慰勉之溫音有所一分自怒敢抗顏於人類之中耶  
恩命之下變動無路慢蹇之罪  
**明日又下諭再召之洪又書**  
尤無所逃惶懼罔措斧鉞是俟  
**啓**曰臣於昨日別諭之下無路祗承畧陳悲苦之情恭俟遠  
然若慈父之詔迷子雙拳百拜一讀一涕噫臣之事惟我殿  
下三十年不世恩遇與天無極感激圖報寢食耿耿結只知鞠  
躬之為盡分不知方寸之為禪化久處冥陷寢成積罪卒陷  
固測之科便作無咎之民其為上辜聖恩下辱身名無復餘  
地俯仰慚痛尚何言哉自臣遭罹于今三載而其所瀕死生  
數矣人莫不為臣危之臣亦自知其萬無一幸而惟我殿下  
哀之憐之終始曲保曲保之不足又重以慰藉之甚重於古  
人之蒙恩獲全而必稱再生而臣之所蒙於殿下者未知幾

番再生之恩臣雖靡身粉骨其何以小酬此萬一哉茅其至  
痛為結危蹤愈覺有情莫暴無類可顯不敢自廁於平人則  
遲回江郊猶所不安冒入城闈尤非可論  
**同日又下諭啓**曰  
深夜之中別諭又下弊旨益隆字字懇惻奉讀未半血淚交  
迸臣既承此罔極之恩教不思慶動則分所不取自忘其難  
洗之重釁厥然冒承則義所不忍到此地  
**是日洪進城外又**  
**啓**曰臣之進伏城外只出於嚴畏分義之義初非曰緣  
轉進之計而席藁泥首惟俟慢命之誅矣即者史官又  
傳聖諭至有坐之而待之之教惶感之極罔措之至顧臣  
漳穢之蹤雖在蟄伏之中亦嘗恭與於任使之末矣當此邦  
慶無前連賀在近瞻天之願益切他時呼高之誠有倍恒品  
而况此累次恩教實出莫越臣雖愚迷既有入心亦知臣分  
宣不敢冒入脩門仍參賀班以伸犬馬區區之心忱第臣身  
名之汙蟻跡痛之危慮實非燥有所以此釁累視若細故徒  
恃恩眷遽然承入則非但廉防大壞亦將聽聞大駭臣豈忍  
為此豈忍為此臣之所仰祈惟在於速被嚴誅倘或蒙寬假  
之曲則亦當合恩頌德仍伏此處大禮而已  
**書啓**入下教罷  
望雲闕仰祝千歲返退蕩接敬詠聖律而已



職仍復寢之命召入侍洪乃入侍而退仍參 號謚及賀班

鄭䟽沈金事

壬辰十一月十一日呈

掌令鄭彥暹䟽曰今方大恢蕩平處分一新而今日苗頑即  
是沈履之金相默也履之儉邪相默陰鷲首尾糾結惟利是  
趨至於具庠甘作死友互為爪牙極其醜陋儕類欲唾其面  
搢紳耻與同列但其毒螫懼無一人言之者頃聞李範濟  
之供情踪始露而淑問之下敢以方伯亞使通判時沈為監  
司具為  
希事金  
為判官相知之語混淆為說眩幻依違僥倖自脫其巧計反  
有愧於自服之具庠也庠之門出入者多而範濟獨以二人  
表而出之則其親密之狀不可掩而游辭漫漶欺罔天聽萬

萬巧黥前參判沈前府使金削去仕板不置衣冠之例是日  
次對䟽入 上一下詢大臣以下皆以䟽語為信然遂優  
批依允

上謚尊號事

十一月十九日

十月用羣議加上 顯廟謚號及尊號以大成廣運開恭基  
永並前上三次 尊號為三十二字大學李福源及大臣金  
陽澤等所定初以大孝達道泰和壽寧為定尋改以大成中  
道開泰永康又改定今號十一月十七日駕詣宗廟上 謚  
還慶熙宮受號仍陳賀百官復詣徽寧殿上謚又還慶宮上  
號中宮夜深乃罷



禁昏牌及金致仁以下放釋事

至月十九日上 謚及上 號後傳曰昨已奏宣踰今夜五  
部禁昏牌即為撤之 秋間禁同色婚姻 立牌京中士夫家 傳曰既奏莫重其何  
多日禁昏牌不踰日而下教况此乎此人為此誠是萬萬料  
表以其父為父豈忍為此究其本則盖外于忠也此誠可謂  
殺之無赦而古人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既奏莫重何敢不  
踐金致仁鄭存謙具庠韓必壽尹勉升放釋李範濟今聞惻  
然特放李著廷著建非逆律而散配勿論遠近即放許裴兩  
逆三族散配者並放

趙榮順事

至月十九日

上號謚後明日趙榮順以賓客上疏論光恒等復官事以為  
不可既奪而旋復之以致忠逆賢亂而已則私讐相關而不  
可仕於朝疏入傳曰辛壬前後事其本則黨也兩大臣復官  
因大蕩平下教則孰敢容喙頃年八字已無效况今四字雖  
曳勉以受曾未幾日果有趙榮順若真箇蕩平豈有是哉其  
果大成今有此章乎其果廣運其有榮順乎再昨既釋諸人  
仍奏曰於此若有異議臣將卧於彰義今番四字有此心何  
忍書於章奏此章即為洗之付丙趙榮順刊仕版不齒搢紳  
案噫朝鮮若有君則趙榮順豈可為朝鮮臣子傳曰奉疏承  
旨刊名仕版其時仕進承旨一並罷職具廩姜有慎甫復趙



載俊朴相岳承旨除授仍幸舊邸湯劑不進備忘記雖昨日以前若有舊習予何面對臣庶而昨日受號今日有此此何異於戊申乙亥餘黨政院知機捧納此無臣節也予已有奏况復提辛壬者乎却湯夜中來此則大官以下只祇迎而傍觀耳目之官偃臥其家莫知請討有何心抑何昨日山呼此懷此二心也備忘記徐有寧之有無二字可謂黨心此皆負君負祖者也亟施刊版二十日大憲沈燧獻納李惠祚與執義金會元掌令李師曾持平吳鼎源請對傳曰趙榮順萬古不忠當臨金吾親問時原任請對答曰卿等來欲護趙榮順乎其止之再請對下教以何顏答此問安卿等速休復為問

安則當殿坐中門矣趙榮順囚禁府命以巫正邦刑納供趙以國賊未討私讎未復遂依教以不忠不孝納招遲晚傳曰鼎彬偏論予熟知之其子不為而何雖殺之無赦既捧之後何異於載車特貸一律甲山府為庶民五倍道沿路若乘轎令道臣狀聞即其地崇示事分付備忘記藝倫斃矣再昨進箋太學儒生莫知請討並停舉他儒生勸入政院啓時原任並出宮門席藁泣首云備忘記趙榮順黨多得然後當還宮朝鮮若榮順則莫知千百若此而受此尊號此負陟降予心固定予將樂餘年於舊邸雖至歲回守閣何益之有今者猶恃者時原任兩司雖予雖衰耗豈可借手於庸庸此輩



其黨鼎彬子榮順予已聞下教矣二十日夜傳曰予雖嘿嘿  
宜招百官庭請而因此却湯御舊邸而卧則尤宜為此而不  
此之為仙仙守閣雖不能排闥亦何不據例時原任大臣一  
並罷職傳曰此後以辛壬乙亥事雖一字半句更提者當施  
逆律臣子其不請逆當施護逆律雖護逆亦有許多般名向  
則挾舊心為此者其無可為今日大略已諭欲避其嫌不言  
者是亂逆之臣恟於彼掩過含嘿亦逆心今豎律名咸聽此  
諭若有未頭犯此憲網登南門正法此後為嗣君者焉可違  
法下教一件書付政府一件付該府是日大憲沈燦執義金  
會元掌令李師曾持平吳鼎源獻納李惠祚啓曰感禮才成

舉國同慶彼趙榮順不體 聖上五十年苦心乃以一身私  
義忙急陳章致有却湯動駕之境其罪犯萬萬駭然而不忠  
之罪渠既遲晚不可為庶民而止請甲山庶民罪人趙榮順  
極邊安置 上曰此亦英軟不覺一笑正邦刑遲晚者予  
雖參酌臺臣其宜爭執而只請安置其雖英軟猶有臺閣依  
啓而慶興府定配趙禁府推鞠時以不忠不孝自陷大戮謹奉聖旨以正邦刑遲晚納供傳曰  
欲聞公議不先處分予志可見而飭勵之下強忍合啓庶民  
請安置亦涉異常手脚忙亂以等臺臣將焉用哉一并削職  
二十一日偷忘記觀今朝鮮有大臣有可目乎有太學乎太  
學則文具進箋無古人慷慨之儒大官則恟於金鍾秀尹著



東心守閤莫知逐鳥雀之義耳目則萬古庶人豈有此律  
雖尋常一律酌處者臺臣其猶爭執此關係何等既已遲晚  
酌處者以其律請之甚至而不欲合辭反不若辛壬真儒輩  
於黨猶然况人君乎傳曰通政金文淳尹師國李得一朴師  
亨前承旨申益彬為承旨二品以上請對答曰退休徐命善  
為都承旨李寂中為都憲申益彬為薇垣長皆出謝

李寂中事

二十一日大憲李寂中大諫申益彬合啓邦慶無前賀禮才  
罷其所投疏不先不後舉措慌忙雖以 聖上好生之德特  
貸一律渠既遲晚則不可遠配而止請趙榮順依律處斷

上曰今日乃有朝鮮有臺閣然其所酌處意亦在焉不允寂  
中又啓昨日入侍而司諸臣既承前席下教當如鷹鷂逐鳥  
雀而乃以遠配為請擬律不審不可削職而止

沈煇等曰請  
教削職

並遠竄 上曰大憲方流施以削出之典是日自舊邸還宮  
二十二日金文淳承旨除授在外不入備忘記曰有耳目而  
駕翌日俱噤臥其家此豈鷹鷂逐鳥雀乎此何國體此何景  
象朝鮮有黨人君何君焉傳曰此則甚於韓必壽尹勉升當  
臨門分付該府以禁推例待令禁府李寂中申益彬金東淵  
拿囚藥房連啓進湯劑不允大臣申晦李激亦請對免冠叩  
頭李寂中等拿入李則對以有病不能入臺連啓傳曰正言



金東淵不參賀班亦不請討不可以人類言之三水充軍李  
最中刊版申益彬放送江郊大憲俞彥民在外適差代閱百  
興除授原任大臣并叙用申晦拜領相李滉拜左相元仁孫  
拜右相金陽澤等付西樞皆出謝元以領相甥侄辭免許之  
傳曰金文淳頌教翌日下鄉無異滉順永刊侍從案大憲閱  
百興行大諫李昌聖合啓請趙滉順依律處斷荅勿煩閱引  
閱百奮以戚臣解大諫事請適依允鄭昌聖啓金東淵不可  
充軍而止請絕島充軍依允又啓合啓既發兩司連啓已成  
近例今日臺臣無端關係請李寂中申益彬並遠竄依啓韓  
光會除大憲出謝入侍引嫌命罷職

俞彥民事

至月二  
十三日

俞彥民都憲鄭昌聖大諫除授鄭謝恩俞稱在鄉傳曰俞彥  
民為先適差閱百興除授傳曰聞都憲除授而曰以在鄉此  
不快正王法若不君臣不臣來朝登南門依致雲例快施邦  
刑令該府拿待門外二十三日俞依鞫囚例具枷紐縛置南  
門外路街待令大臣金吾堂上捕將兩司長官牌抬問事即  
廳八人差下傳曰昨稱木川金聞已到滉順後有彥民其將  
臨門只入正時又曰今日政新除人皆令即為謝恩不為則  
滉順彥民之黨其即拿待南門外又令俞彥民家遣禁都文  
書搜探以來是日駕幸南大門拿俞坐城下問事即往來傳



供辭俞能善供仍言因母戒不行臺官為遷葬昨行至江邊女  
息家宿將行家人以在外呈告傳曰初意臨門見彥民正法  
快威黨人以供辭聞之甲戌以前九年其習可知又聞乙亥  
下教冊子為戒云予見熟矣豈可信也因陞資而知癸酉大  
祝陞資聞此說所犯猶可貸也癸酉祥宮上謚時俞為大祝  
今審非用謀已知特為放釋云云今世黨人因俞彥民而大  
戒為悔此刑期於無刑之道也諫院請俞削職不允明日停  
啓二十九日兩司請諫臺在外者三人諭命勿下諭又有三  
人在外命刊版此後在外者依例請諭皆允俞遭事後在京  
杜門不出明年三月因病卒

金啓祝文事

同月

二十四日大憲朴道源大諫鄭昌成執義李秀逸司諫徐有  
元掌令宋憲持平李世蕝柳雲羽獻納洪彬持平金福休鄭  
宇淳所啓請趙榮順依律勿煩二十五日傳曰此專由於金  
鍾秀尹著東而然矣然既已飭厲前領相金相福金尚喆李  
思觀並叙用付西樞出謝刑參金相翊判府事韓翼謨辭職  
上䟽傳曰書尊號上䟽勿捧下教而捧納當該承旨適差是  
日合啓中慌忙二字不先不後四字非是下教令兩司校正  
於是朴道源鄭昌成諸臺連啓改正其文又改依律字為按  
律字啓曰邦慶無前賀禮才罷隱隱投章欲售舊習况於蕩



平科復提黨論甘自歸於不忠不孝之科渠既遲晚則不可遠配而止請趙按律處斷又啓昨日李最中還寢之命雖出體下之德而啓語既甚矇矓翌日又致關啓跡涉巧免事甚可駭請寢李最中申益彬遠竄還寢之命上曰此亦可見有臺閣矣巧免二字可謂渠輩着題之目然大沛方流不允又兩司合啓避嫌云合辭指語雖既校正累日謄啓矇未覺察致勤聖教今始釐正臣等不職之罪實無所逃請遞事答既覺校正今無可嫌勿辭鄭昌成啓臣於昨日李最中還寢之命欽仰聖德不為請寢今者憲長發啓既得臺體臣以發啓之人尤著不職之失請遞答勿辭亦勿退待

諸臺連啓

至月至  
癸巳

二十九日大憲宋文載大諫朴起采連啓趙事大諫宋載禧除授宋出而連啓既而呈辭不出削職此後大憲李得宗大諫徐晦修小論諸臺皆合啓十二月大憲沈履之與他在外者皆罷職大諫李昌任除授與持平李有喆掌令元啓英等合啓大憲權道親鞫栲棘見下條大憲李淮除授與大諫安杓合啓癸巳正月十二日大憲徐有隣在外大諫朴思訥執義李萬育合啓徐及他臺下諭事依啓因臺啓削職大憲嚴璫大諫沈勗之合啓後數日大憲黃景源大諫李憲默等合啓不允二月一日度運官舉動大憲沈潑大諫朴盛源入侍



連啓不允吏判李潭首擬趙重晦都憲落点趙上疏因病且  
言金植可誅疏留院未入特教趙仍任工判二月二日大諫  
鄭象仁掌令成胤儉獻納李世奭李重馥洪樂恒等以所懷  
合請不允三日合啓司諫郭鎮純同參啓三月金若行為正  
言引姒嫌辭免許之不參大憲嚴濤大諫沈鏡等合啓并請  
金植事不允

睦祖永事十二月一日

歲抄中睦來善故南人 已巳相入啓稟中命該堂推考其孫文官祖  
永擊錚訟寃傳曰睦來善關係如何而國有紀綱其孫何敢  
營救既下教雖參酌處分執法之人宜請律而矇然退去而

司長官削職十二月一日大憲宋文載啓請睦祖永遠竄依  
允傳曰睦祖永事萬萬可駭若此則若有鳳輝之孫其亦頌  
寃乎關係莫重既允臺請鍾城府遠竄以示堤坊之意

軍卒及舉子事十二月十日間

持平朴俊源疏曰近來軍卒柴商不着繩笠而皆着布笠宜  
痛禁之又升學時士子不入場而依幕於閤家或在家而製  
進半夜呈券請禁之答申飭之士子犯者停舉試官重治之

權道事十二月二十五日

權為都憲次對牌不進傳曰權道未謝恩今聞在京而薇垣  
長兼都憲循例詣臺諸臣并罷職掌令洪彬上書言權為臺諫



不行公請罷職答曰權導受恩非比他人而頃有李最中今有俞彥民少有嚴重其君之心焉敢若此此無他為榮順而然矣三水投昇既而傳曰當為太僕殿坐權導具格式待令捕將大臣禁堂命招李漑特除大憲鄭昌順為大諫入侍問事郎尹得毅等六人差出親鞫時傳曰權導莫重討逆前後逡巡萬萬無杖強起親鞫惟事飾詐尤涉叵測渠以護逆亦遂遲晚則宜施當律而今者違牌事勢似然其叔權忤其父權僕云云其宜參酌機張縣遠竄西司李漑鄭昌順合啓請絕島柁棘依啓仍命珍島安置後數日命撤籬權八月配鍾城至是宥還未十日吏判李潭首擬都憲參議洪樂命以連烟權力止之不得乃蒙洪疏論莫罷不得乃蒙處分如此云

金植事 癸巳正月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尚州幼學黃景憲等上疏請廢孽既通清乞入鄉案事答曰東銓已無碍西銓亦無滯只今以後只擇其才何拘其人爾等之心誠可矜亦何過念乎其於用人勿拘彼此其雖鄉案亦何敢執滯違命其勿連章自勉其業二十七日傳曰太學儒生入侍備忘記君命當重於東銓既通於正而於西只一人輕視君命焉敢若此當臨門都監旗鼓待令行首掌務宣傳官待令宣傳官不通庶孽故傳曰金植敢稱兩班毛骨俱寒大靜充軍食堂儒生並停舉金乃班首入侍時稱食堂坐次兩班居首云云大司成罷職尹養厚他儒生勸入傳曰無狀之類不可充軍令該堂



刑一次大靜為民陰竹一縣永為停舉金植本邑仍置末邑行首  
宣傳官巨濟充軍圈点宣傳官並汰去充軍今番宣傳官除  
取才注擬及彰義舉動事下教今日左相所奏萬萬可駭忠  
州付處左相李激請動駕後二十八日賓廳啓曰領相申罪  
人金植之罪可勝言哉敢以絕悖無倫之說肆然仰對此不  
嚴討國有法乎請設鞫嚴問明正典刑答曰今者此舉非予  
新法即復四百年古規則為青衿者焉敢違命毛骨俱寒之  
教視若尋常一隅朝鮮今日云亾不可尋常處之依違律應  
坐者一並為庶民韓翼謨金尚喆元仁孫為相傳曰古人以  
主辱云何況主今受侮乎若此而大臣雖泄泄許多備堂果

有一人慷慨者乎陋矣儒臣何足道也諸承旨諸備堂只抱  
笑而卧嗚呼其悶勝國杜門洞兩班亦稱兩班於恭讓王乎  
此後為士而稱兩班者即戊申乙亥餘黨皆令知悉藥院請  
診三啓不允晦日大憲沈塔大諫朴盛源合啓所懷請趙榮  
順事不允又所懷罪人金植仰對之語萬萬叵測渠有一分  
人理何敢以無倫悖說發於口乎二字於渠斷案黑山島庶  
民罪人金植亟正邦刑上曰此等叵測之類不快正典刑國  
不國君不君依啓傳曰金植正刑既允合辭遣都事所到處  
正法傳曰金植其若正法有若辱國所到處令道臣刑三次  
後押付以貸其頭其小科榜目拔去二月一日兩司大諫鄭



象仁正言洪樂恒等所懷合啓金植事既允旋寢邦憲至嚴不可置之正刑宜矣上曰予豈為彼所重人命語雖叵測心則可恕二日西司鄭昌聖鄭象仁合啓金植正刑不允此後與趙滢順合啓不允

韓相事

二月一日慶運宮舉動時內局都調領相韓翼暮以輜前下教至嚴待命納命召命勿待命還命召韓以罪大未勘復納命召不入藥院傳曰今日其若誠心勸藥泥首殿前可也其雖兩班予何親命令領相任意為之予當舊邸兩班百官其何随來今日減膳藥院三提調減下御醫逐之又曰朝鮮兩

班已判其何為君其將傾首謝過乎噫器重雖美韓為人過重遲改

中則僭當付耳目命召捧納以存君綱又曰鄭昌聖為都憲於是大臣承旨玉堂西司皆請對并入侍寢幸邸二日大憲鄭昌聖大諫鄭象仁掌令成胤儉金基正持平李福徽李重馥獻納李世適正言洪樂恒校理李商舟南絳老修撰鄭景仁李在學合啓身居保護之任既承勿胥命之教則診候進湯一時為急而但守執拗之見致有激惱之舉事體萬萬寒心請領相韓為先削出上曰今日有臺閣依啓三日三司合啓司諫郭鎮純校理李敬養添入請韓中道付處上曰頃者莫重顧視不應頒教有命上蓋時公然請寢八旬行素古豈有之不請薑桂遽



減鹿茸此前後執拗然而器重則已知無他勿煩

四日合啓全上應教

李澤遂添入掌令鄭彥運全

韓付處事不允兩司合啓趙榮順事金植事

勿煩六日傳曰景象不佳三司合啓為先依啓洪州牧付處傳曰此由於執滯而然豈忽於嘗藥乎韓特放尋叙拜西樞謝恩出行

### 金洪事

二月初金龜柱為右尹牌不進初六日洪樂仁特拜都承旨不進幸毓祥宮教曰洪承牌後當回駕更牌招又曰盡為承牌然後可實大成廣運四字金龜柱一體牌招又曰兩人若不謝恩當不受大成廣運字矣又曰若慢命當殿坐建明門

連為申飭謝恩都承旨洪樂仁右尹金龜柱初七日傳曰頃

者之事已是千萬料表苦心調劑豈為渠乎專為兩戚家而

然也頃者開陽門所對語焉在若不嚴飭嗚呼日後將至何

境特施不叙之典使滌其心謂金龜柱七日傳曰金龜柱其時其

章墨抹以擲引茅容事而勉勅開陽門外數次以問昨日知

申既命特授洪樂仁亦命牌招金龜柱為兩戚臣予心悉矣知申

違牌事勢固然更令牌招隨駕駐駕受謝恩而動駕此人回

來闕門後受謝恩後欲入殿曰廉藺私怨故若此云以此觀

之開陽門以黨自服此慢君也金初上疏時命各致開今日

不叙之命若悔心則美矣不然其心必也輾轉一人既用一



人若此萬萬可駭者補先志也昨補私怨聞今下教若不滌  
心豈特不忠此不孝也龜柱處分事特為安徐洪樂仁牌不  
進傳曰洪樂仁強以膺命欲伸其義本職許濶閏三月復特  
除洪都承旨遠牌遠差仍補淮陽府使遂赴任

義州虛錄事

二月持平李福徽疏言義州庫儲一空虛錄殆至數萬請令  
道臣嚴查其時府尹特施贓污之律命御史南絳老往覈之  
還奏上問大臣領相金相福請令一一徵捧其前府尹具庫  
宋載經黃最彥拿問照律左相金尚喆以為府尹依律重繩  
其所散銀錢無可徵捧處者令本府每年隨其用餘次次充

補上教以三府尹令拿問依律勘處其所補用者勿徵虛錄  
者令灣府次次充補宋配北清黃配三陟

金相致仁解歸後事

金放釋後歸寓仁川地明年三月一日備忘記人誰無過况  
蕩平科前守領相金致仁給牒叙用又教曰三代為相表葛  
藤可勝惜哉中夜嗟歎下教既諭尚今戀戀之意若不大加  
悔悟非予負相也相負我也今史官傳諭金書啓曰

臣之得  
保首領

尚容覆載實我天地父母再生罔極之恩仰酬無地惟自攢  
祝島又伏承叙召命絲綸繼下充非臣此生此世夢寐之  
所敢到者唯孽頂越血淚泉湧不知今日為何日也噫以臣  
罪負尚斬三尺誨諭又勤示以念舊仍命之登達此何等隆  
恩異數而萬死如臣其敢當此縮處田野頌戴聖恩生而頂  
首死期結草卽臣今日情事也冒進書啓亦涉僭擬伏地戰



陳不知其明日再下教台之令史官偕來仍拜領府事具庠

所達矣鄭存謙亦皆給牒叙用十一日又遣史官傳諭金書啓曰

史官之還冒上書啓而驚墮愧恍失倫次尚庶幾曲賜叙還成命不意旬日之內復見史官申下別教託念日月歷叙舊昔示以體諒諭以思想仍有偕來之命辭旨愚曲籠數曠絕死罪如臣何以得此惶駭感激有淚如血噫臣之得有今日已是天地父母罔極而至既叙收台第次優渥夫豈擬議於謬廢滓穢之餘喘者哉况茲迫侍之臣臨守村巷尤非臣晷刻自安者而其為褻恩而駭聽聞當如何也臣負大辟而伏道王章辱謬息而冥然無知罪上添罪不知死所只此伏地戰慄不敢畧陳賤懇惟願聖明特垂哀憐台還史官仍命重勸臣違慢之罪

十三日又遣史官傳

諭金又書啓曰

復上書啓畧陳悲懇感謹之降擯手以俟及奉批諭不惟大失所圖其所以前罪如紀前春而眷戀念故情而慰藉者惻但鄭重反踰於前負罪如臣叨詔如臣者歷數往古更有何人一字一涕五內失守不知所以仰對也噫臣世受國恩與天無極圖報之念不辭一死願忠之誠豈浚於人而

後數日因縣道疏曰

只緣昏錯自陷死罪負國忘先兩喪忠孝生無以舉顏對人死無以瞑目入地至今視息已極莫顧尚何敢恃靈思進一步以添罪上之罪哉宴禮消吉舉朝同抃而臣獨蹙伏田野若無省知者然有臣如此亦復何為惟願速就憲章小贖其罪而倉卒附奏之辭不能悉陳衷情謹當冒上一疏以俟處分踏啓字

科國而討之藏在山為天奪其魄不覺自陷於負國忘先之



天地之間而只緣聖上大德至仁迫出尋常萬萬退念先故  
屈法伸恩古人所謂起死人而肉白骨不圖臣之直踐斯境  
是則臣負殿下而殿下不忍棄臣也臣雖苟偷一縷何顏復  
見天日言念及此肝膽墮地以臣之罪而幸違憲章任使居  
位固為失刑之大而一朝儼然如以大臣舊秩樞府常御臣  
雖冥頑何忍承聞於此雖甚後恣何忍據有於此而况策畫  
嚴重將以永垂無窮則名在罪籍身廢官卸揆以事理寧復  
有此冒此而進是無臣分矣臣於今日戴恩畏威雖不敢深  
自引罪而唯此一節實係大防小有踰越為罪滋大聖明在  
上亦豈不俯燭於此噫殿下之於臣恩渥無已如此而臣乃  
一味蠢然若無聞知是又罪上添罪也罪極而為恩恩極而  
為罪俯仰踟躕此何人哉圖報聖德惟冀他生臣之情事亦  
云感矣臣於聞命初不敢抗章辭謝如平人之為而只於近  
臣之歸付上書落庶後收還成命不待多日顧乃大失所圖  
結於日昨若下別諭至命史官偕來辭旨勤拳恩禮之雙絕  
愈往愈加臣於是惶感預越不知所出茲不得不冒具短章  
仰暴血懇伏願聖慈推全之餘恩察危縮之至情亟命台  
還史官鑄臣職秩仍治臣違慢之罪俾王法終伸私心獲安  
千萬幸甚答曰因予誠淺使卿若此其亦在予是豈卿乎昨  
春進饌之後未幾而若此豈特自嗟心自謂曰此生此世何

見元輔云矣豈使卿沒於瘴海乎因此時有復官故相者多  
而彼數相幽明難知何聞何謝而卿則不能復回陳章豈不  
勝於彼數相乎且有尋常惻惻者今何嘿乎頃者勸昏卿非  
特為卿寔為先卿血屬也曾未幾何臥自謂曰卿則在瘴海  
卿之夫人在何處而望卿乎不覺飲涕聞卿來往近圻且自  
謂曰既至於此其能相會否嗚呼以此教觀之恒日倚卿之  
眷慈之意雖愚夫可知况卿平日為國之心乎頃聞世人可  
謂罕矣宴日不遠卿若不參先卿必掩抑於九原呼嗚至此  
不覺投涕云云

**令史官偕來金復書啓且引策書巖山事如疏意**  
永

垂百世  
錄事 **又傳諭上來復書啓**  
臣人被罪從古何限而及夫  
父者分義固然而若臣則異是身負大辟書在名山將以昭  
垂來後永作鑑戒雖使臣千死萬隕其何以復起為人而迫  
於恩 冒此而進縱恣無嚴莫甚焉臣固不足言其於千古  
人臣之分何哉聖明在上無微不燭而獨於臣危懇悲衷尚  
新俯察此殆臣命卒之秋也愚諭日下株守難 **十九日偕來**  
改方命之罪斧鉞猶輕伏地涕泣惟願 **死**云

**史官又啓**  
敬奉聖旨傳諭于領樞則以為臣受殿下罔極  
之恩如何而慢殿下敦名之命至此禽獸不若



昂真臣之謂自恨命途之奇窮惟冀答鉞之過加即又聖諭  
繼下不惟不加之罪淳淳十行字字愚言是何臣罪之愈積  
而聖恩之愈隆也噫臣之迷遠天堦居然周歲而有餘矣一  
覲之願至叢夢嚙况今幸逢千古之盛會將舉萬年之觴  
當此之時縮伏田野若無省識是豈臣樂為哉至於九原難  
致之教擊讀未半聲淚俱失臣雖得罪忠孝為世儻人豈不  
欲進效舞蹈之困退填丘壑之閒而獨奈策書煌煌昭揭百  
世為子為子大防截然雖欲透越有不可得此臣所以徬徨悲  
泣只欲過死者也臣實頑自犯死罪而又以此上煩靜攝中  
酬應至有差添之教是死罪之中又添死罪人臣承此從違  
憲章尚可曰國有法乎情理窮極語未可知擇天地  
廣大身無所歸只自席藁私次顯侯嚴誅云矣

優批荅之

夏令偕來策書一節前後批旨無提答至是乃命致仕遣承

旨召之日二十金書啓臣每上書啓輒增死罪窮隘之情如無

傳宣聖諭所以俯察微諒追感先故者字字敷心無復餘蘊仍推  
曲保之聖意至行休致之洪恩因罪媒榮政道今日是固臣  
日夕瞻祝於和心者而願以俟勗之嚴畏唐突不敢仰于  
恩榮今殿下不待臣言特副臣願是殿下於臣既生之而又

生之息山德海若偏於臣此生此世何以仰酬以首頓地只  
自涕淚之無從而已如臣罪釁淳穢之身寧有重入脩門之  
望而恩造至再情差叩謝三字之啣又有異於招之以職則  
到此地頭何敢他顧而適會賦疾泄症非時作劇自力前途  
姑無其望容俟若干日調治謹當進近狀先退填丘壑而至  
於承宣之臨守重襄國命極非前此亟先招還以安賤心千  
萬至

上乃許之後數日金乃入京謝命御殿宣麻引見仍留

京閏月一日入參進宴進爵尋復歸仁川

湖堂事三月

三月望間下教知製教及湖堂抄入太學李福源稱目病上  
疏命促之既而上閱湖堂謄錄其供億多費難繼而是時諸  
名官皆偉科無文不願與其選事遂中止蓋自己丑至今六  
十五年湖選不行今上己巳趙相顯命請出太學將行之蒙



允既而趙觀彬為大學將行之以無更命故姑寢然文士之衰未有若近日之甚云

金若行事

三

金謫黑山凡五六年乃宥還癸巳三月十九日設忠良科其前一日召三學士及清陰仙源兄弟子孫引見金以仙源之裔入見上除正言命卽謝恩金遂出肅拜其明日上疏引本院有榮順啓趙為臣從妹夫不可參乃許適後日後拜兵部行公尋差御史往北道稍見用蓋此用徐有臣前例懲而於李徽之事而上皆從之於是李失尤著云

科弊事

三月二十一日命設忠武科丙子時三學士及仙源清陰兄弟他死事者子孫赴試親臨取洪相續金進行洪錫第故相致中曾孫也金直赴會試金清陰浚孫也金赴會試入場縣題浚有一少紙寫策題者落地有一人收之而去為方外諸生觀光場外者所捉告於禁亂官問之乃金進行泮主人之奴也時俞彥述朴師海等為試官朴持之甚急金停舉遂出遂并收泮主人及奴移刑曹杖治刑判李翼元發刑吏捕金囚之刑曹將嚴治之朝紳救以為金名家子不可濫治李遂囚金典獄刑泮人奴及泮主人并勒取服又并金將刑之使服金乃不得已遲晚遂定律配宣川充陸軍金於是科初場



以表入格得第而以此拔去而定配人謂是科也即增廣會試三月廿八日士之外場者甚多金獨得罪為可惜云是時科習大壞開場自泮庠製述儒生多不得入場或在家製呈或始則入場出題後即散居於試門之外閤家而作文或至夜深乃呈券或至明日呈券多引外人借作納之故試官在堂閉坐而場中無儒生或有若干入場者不儒中或着笠而入又不持飯必通外傳食具床舖如在家其在外不入者學隸出街巷逐家呼使呈券泮製亦各其主人為細作通情內外其用奸罔測試官不能禁姑且知而不知其弊已自十數年前始有而近益甚至於今科士有以外場事公言而相免之其試官用

情則以字標相約而探取之其來亦久而近又甚其儒生無一讀書為工者平居悖言詭行不知名檢其入場則其自好者始為借作呈文其入場也不由大門必眾相毀牆撤籬而入其窄而難入則必劍刺之椎擊之死傷者多場中祿漢闌入多持酒漿餅餌賣以為利甚至糞商持畚入場擔負眾糞而出其舉子必張傘聚坐以帷圍之甚密以斷人往來及容其行奸其呈券多持錢賂試兵使編於所欲編之秩百弊俱生固有紀極蓋緣偉科多出而世不古文馴致其習如此全到

配依舊例受由還京至秋復到配依法應舉曰錄得初試復入京以非水軍不得免除久而曰刑判趙權辭達奏得免軍

金夏材事閏三月



閏月一日進宴內外殿為聖壽志慶明日又設養老宴朝士  
庶民十三日晝講入侍兩司大憲宋文載大諫李壽鳳等合  
啓趙榮順金植事不允玉堂金夏材言大沛雱流云云將及  
趙榮順事 上曰汝非矣命削版仍傳曰今朝鮮有君身有  
臣身若有其君合辭方張而孰敢營救此無他名雖合啓不  
過虛文云云詣臺臺臣一並罷職傳曰合辭方張所奏無狀  
予則只命刊板而無請討之舉身為首相先舉其祖之詩讓  
成萬古所無之駭舉進宴日金言肅廟癸巳進宴趙相泰采  
為都監堂上掌宴事欲以及趙孫榮順事故解之未畢辭而  
罷詩即趙相在謫時所作頃者黨習之時或停或不參惟意

所欲已無臣分於此事國之存亡係焉領相金相福削出其

子放恣其父豈不知領府事金陽澤罷職是日左右相

金相  
詰元

孫仁啓曰金夏材事萬萬駭駭宜遠竄上曰國有法矣依為之  
夏材義興定配傳曰金之處分意蓋校量先請討後引嫌雖  
得相體萬古所無之事同在相席其所為嫌其非過矣雖示  
後世舉措宜正并免相諸儒臣并不叙以韓翼暮李滌李思  
觀拜三相傳曰金子黨臣原榜目付標其名都堂錄亦為墨  
名傳曰今日元輔昨日光景若何而為先辭職此何臣分特  
為付處十四日大憲李得宗大諫朴志源玉堂任希簡合啓  
合辭方張職在元輔敢肆營救之計不可以大官容貸請付



處罪人金相福遠竄荅今日見公議依啓兩司合啓趙榮順  
金植事并不允李得宗啓金夏材不可遠竄而止請絕島安  
置荅今聞所啓國獄不止依啓又啓伊日入侍儒臣不能請  
討夏材請削出荅此亦公議依啓朴志源啓昨日不能請討  
三司並削職依啓仍命寢大小公事留院之命前一日傳曰  
金相福夏材律豈至此云云予則朝鮮已止今日舉措可謂  
不止况以此其君寢公事留院之命豈無示意李得宗朴志  
源各賜虎皮是夜命承旨入侍傳曰此人故豐原所薦中人  
也其無黨予已洞知付處猶過况此乎况今日兩次進爵元  
輔乎其夏材則予於此人任使見焉瘦殘特甚以昨日所奏

觀之聲不能形予莫能聽渠雖無狀其父近者心常嘉焉豈  
忍負國昏殘之人所為雖無狀大臣既請遠竄此人豈特海  
島即宜訊問而其母其妻同堂過宴酌澆伸恩遠竄安置特  
為安徐依昨日下午教施行謂兩金事於是金相福付處清州夏材  
仍竄後數日解付處尋及拜

加謚延崇議

閏三月

十三日館學生元啓夏等疏請 肅廟加上尊號昭寧園封陵  
事入啓時原任大臣命入侍荅儒疏曰二事一則褻瀆一則  
體昔年小心已諭於前儒之批矣重光定制皎如日星為其  
子雖欲報復焉敢更喙今者此舉誠千千萬萬料表嗚呼莫



能孝莫能誠借生於大學生將何顏拜他日亦何心臨億兆  
千乘楚越萬機浮雲夫復何諭傳曰今日儒臣萬萬駭舉深  
恧大成廣運四字千千萬萬料表太學章適到不孝誠淺今  
日已判方詣舊邸定臥定心時原任大臣請對備忘記此事  
逢今年豈待諸臣館儒之而大臣諸臣請而中止館儒其亦  
拒焉其請舉國憶昔之心其拒者應為延慕繼述之事也時  
原任入侍申晦金尚喆元仁孫時  
任韓翼暮李激李思觀請加謚事曰此事當今年  
在天理人情豈可為而延崇事則聖上享八十壽五十年治  
平誕育之盛功不為此則何以仰報乎上并不允而第二事  
有手教定制不可為冥冥中必致懍惕云云而大臣等縷縷

力請不許多下嚴教至覆藥枕請不已乃退

元義孫事

閏月二  
十五日

全羅監司元義孫到粵後以靈光郡守李昌任萬頃縣令金  
鈍有世所共知之嫌啓罷蓋李之兄昌儒曾彈元之父景夏  
金之父曾以學掌議墨削景夏名故也然凡以嫌罷乃前所  
未有者也上以義孫不體甘陵之教乃以私嫌兩守令處事  
顛錯請罷職以數適有弊不允久之停啓元遂行公兩守皆  
自免歸

堂錄事

四月十  
三日

四月十二日命行館錄取普溫等二十八人明日領相韓翼



謩左相李澂右相李思觀吏叅鄭尚淳弘學趙明鼎史議洪  
良漢等為堂錄就館錄拔安大濟尹光禮安鼎鉉任希雨金  
叙九五人加錄金若行李普天柳炯俞恒柱等七人傳曰永  
垂百世錄勝於嚴卞錄而序文中有李亨元柳炯俞恒柱事  
此二人冒添於堂錄則李亨元亦入乎昨年下教今入此錄  
宜百世錄之義嚴隄防之道乎兩司既入則予替耳目之事  
乎只諭慨然之意也於是領左右相皆待命大諫朴師崙等  
啓曰百世錄處分嚴重其中被罪人柳炯俞恒柱拔去都堂  
錄答依啓傳曰百世錄而才逾年蕩然韓鼎裕其果準點領  
相為領事其子豈可準點乎韓鼎裕特拔圈中昨聞大臣言

新相金尚  
喆元仁孫

果有二事

謂前例有此事故相金壽恒  
柳尚運主圈時其子參錄

然予則自

量於予當之當從李浚慶

謂不錄  
其子

然此末節若趙榮順今放

明將擬於副學乎參圈三公并免相參圈諸臣并罷職臺啓  
僅能成樣許多兩司俱無慨然者并適差十五日大諫鄭晚  
淳執義蔡弘履司諫盧聖中掌令辛應三啓百世錄事體何  
等而柳俞名在其中不可舉論於清選而并錄於堂圈首相  
韓翼謩罷職依啓又曰三公一也只舉首相何也三公并罷  
職

### 湖堂事

四月十七日命抄湖堂取俞彥鎬丁範祚閔鍾烈洪相簡朴



相甲徐有臣以俞為清明黨入於永岳錄納供中而取之命  
禮判李景祐吏判李潭大學李福源以不擇人罷職遂被招  
選人將應製俞閔丁以在外不入餘三人辭不入遂臨門皆  
拿八徐則以其祖宗奉辭湖錄為對遂許免之餘二人命曳  
出除津船別將令乘湖堂船入直若摘奸干直則當臨南門  
決棍事下教

史記事

十七

是日命玉堂李商鳳持史記入侍傳曰今命讀魯仲連傳乍  
睡之中聞巨測四字心膽若墜命止讀聞其四字墨抹云墨  
抹又允何以讀也於是果夢中聞而止讀者也此有其文故

夢先聞令止者也魯仲連傳此四字名令墨使此悖說自消  
於宇宙間傳曰朱哥朱司馬哥馬其何公然作文三年之內  
使予心隕仍却藥不御藥院大臣玉堂皆請對明日五部書  
出傳教令民間藏史者刊去其文

翰注試才分館事

三月二十九日教曰人君御國得人為先進試大比在近其  
宣定規今後凡翰注臣成依前通一榜賦表策三試皆中三  
者付承文院二者付國子一者付藝閣閏三月十七日增廣  
文科唱榜十九日翰林圈點金方行洪國榮金燾金履鏞洪  
相續韓鼎裕韓用龜金履成等四十五人參圈二十日親臨



台試傳曰三日支煩初日賦表二日策文事定式是日出賦  
表題令試者各製賦表兩篇以納取三人付翰林又取四人  
付注而其分館則令依前式行之其初下教勿施其第二日  
試策之法亦勿施蓋為初下教試才分館之灋有拘碍難行  
者至是因試官蔡濟恭言罷之其注書舊制曾經人各薦三  
人壬辰夏以薦注不公始命依翰試例各試文字乃許付罷  
其薦灋

甲午十二月下教  
渡舊薦灋罷試灋

### 李彥一事

持平李彥一以庶孽拜臺官上疏曰今春慶科凡名祖之孫  
大家之裔他日可擬於臺諫之望者一例歸之於藝閣雖堂  
后假官西北之人可擬者亦不舉論其於參下之職參上之  
官既不明其階梯履歷而遽擬於臺院官方淆矣是豈 殿  
下處分之意哉科甲連仍代數稍遠大臣陳白特許調用則  
豈可以隸於藝閣乎古者雖隸於藝閣者或有致位隆顯近  
來則一以至微賤之人隸之今此當為始諫者歸之於至微  
賤之白不少顧籍豈不寃乎武之宣薦即文之槐院也 殿  
下既許武之宣傳則文之芸閣法意相對亟宜變通以存官



方且昨秋搢紳疏時臣等六七人書呈名帖則叅下假官盡  
為列錄而臣等之名或拔於其中臣不可以臺官自處明矣  
答曰先正故相皆此中出來何事更言名帖事今不可追提  
自 自矜難掩於門飽則颺飛心常惡之良可異也李詒培  
避嫌 下教遞之後二日命削出

湖堂事

四月二十二日應教洪相簡校理朴相甲招入命製五六七  
言詩洪以無文不作朴製進賜紙筆墨洪命差權管旋寢二  
十四日湖堂進箋謝恩親臨受箋二十九日洪以玉堂入侍  
又不應製辭以非所習命差月串僉使初朴之應製也乃絕

句詩命入漏甕滴水令作之不能及至屢易甕屢滿而猶不  
能又賜御製詩令和進尤不成樣其詩押賡字乃云武賡以  
誤而載為武以趨韵又用方寸之文倒用日寸方以趨韵人  
皆駭笑朴本以科文略有虛名而本不能文洪則又其下者  
殆涉經義而不能他文其所辭免乃其寀狀於是朴乃上疏  
辭湖選及玉署曰威顏咫尺醜拙卑露唐音小詩不曉本意  
五字璇題輒致誤製漏筒持入欲試副急三首絕句移時僅  
就詞垣清選至臣而掃之無餘且曰堂錄時大學李福源疏  
以格例不當為言雖是未撤之章豈敢仍冒而不自處乎陰  
撰吳載紹時在直中亦陳疏徑出五月一日傳曰朴相甲公



然葛藤吳載紹勢固然矣相甲若違牌直捧大靜庶民傳旨  
又曰云云此輩既下只推之命其令即為膺命若不來當臨  
門直捧亟正邦刑遲晚此鄒夫亦豈累於海島門外載公令  
其母道中見為仍為正法此上十三字  
尋命刊去於是新錄玉堂人等  
不得引嫌辭免有嚴教皆應命而丁範祖在外乘駟上來入  
侍命題數進五月  
二日傳曰丁範祖以故資成應斗八世孫繼為  
湖堂二十韻排律暫時製進不負湖選賜鹿皮仍升承旨又  
命題洗手作羹湯令作百韻古詩丁夜直政院終夜搆出以  
進而題強韻多不能成篇雜以即今應製狀尾押題外之語  
以免拖白然其視洪朴則優矣其先應斗父子為湖堂範祖

在南人中為能文翹楚而其文止如此人皆憂歎其餘俞彥  
鎬拔去不入閱鍾烈在外姑未來然人謂俞庶幾依樣勝於  
洪朴而閱則又在俞下云

執義洪彬疏五月  
一日

疏論今番堂錄癡蠢之洪相聖輕淺之安聖彬麓陋之李普  
天李奎綽之行已狂悖李普溫之處心不正者皆冒泰近來  
此選或多濫竽而未有如今番之淆雜都堂諸臣既拔勘罪  
館錄主圈副學以下刊削被選諸人并拔去谷方長不折亦  
何一筆句斷館錄諸臣之請其涉過矣洪避嫌例答傳曰曾  
經翰林連為見漏公諷可知而深則以此愧憾公然起浪無



異於李迪輔特為不叙仍飭新錄人皆膺命出仕

金尚嘿事 五月二日

大憲鄭光忠啓前叅議金尚嘿前年供辭則曰地處不侷非我族類有若素昧者然及其疏語則曰事機危迫不敢陳此情宗未免賣人自免愧服不暇為 告君之事前浚判異請金削職依啓初金與具庠切交日相往來及庠被鞫金延及就拿供以元不相識但於湖營時一見其後拜禮議行公庠亦放還金乃上疏辭職云當初恟不供白稟狀而未免賣友自免云故鄭啓如此蓋庠來責金之反覆故上此疏云

二李事 五月

李晟中自趙榮順啓浚悔恨無地寓在城外稱病不出四月中為宗簿提調有稟錄奉安事他提調當往而李忽求啓往行公未及還而拜北伯上疏例辭云臣欲以誠事君而未免於欺君遂出赴任會親友賦詩飲酒作別李潭自發山林之啓旋拜吏判晏然行公累通輒復拜恬不自戢初李晟中子商濬李潭子靖模為春榜進士謁聖時宋煥世子完奎金煜子載墳以同年將過其謁聖以為兩人之父前年發啓事不盡士流於是兩李子不得入館而退光論新進士難於斥之結怨又不可泯而退遂稱故多不入泮兩李不入遂已

贈職定制事 五月十日



備忘記凡案同知皆三代追贈况孝章外祖乎續大典攸在  
卽贈頌相贈贊成定制也何敢以一代乎清流吏判吏房承  
旨當下教贈贊成推榮此後依此定制使清流餘套醒心焉  
若此贈頌相只一代乎良欲溘然又曰清流犹存何心南面  
以自稱兩班遂巡可也何敢上諸章奏兩班任子李崇祐刊  
名侍從葉內局提調李景祐解見任吏曹遂贈朝散大夫李  
慎鏡贈吏判通訓李彥寧贈吏判例兼傳曰備局及外朝臣  
皆禁開陽門吏判李潭罷取都承旨鄭尚淳遷取韓光會除  
吏判出謝傳曰既下教之後未舉行當同舉行而亦是姑息  
吏銓罷取吏判行正通德郎李英任吏判贈取例兼折衝李

正立吏判例兼依定例追贈傳曰一自金植之後賢闕已安  
帖則鄉伎雖三頭六臂焉可違君命乎今番上言皆未請而  
然則該曹恟於鄉伎其涉苟且禮判趙重晦罷取兩司合啓  
趙榮順金植事不允大諫趙德成請李潭罷取前執義李崇  
祐遠配并依允傳曰入侍間此心措語彌縫爲事入侍諸  
臺罷取刊名侍從葉明日下教吏判等處分事一并還又是  
時孝章外族李等上言請加贈三代吏判回啓以無前例又  
李崇祐頃爲獻納上疏以金植卽其母之四寸不可參啓辭  
取得遞趙重晦因闕西席生上書求入鄉業趙回啓以內時  
嶺伎請入鄉業疏批荅而防陪故有此處分其李英任正立



蓋思悼世子外家兩代也

金若行薦人事

五月十日

金以修撰上疏曰高山警訪韓光近非但文學有餘願忠之誠藹然於言辭之間其出自經幄久居闕塞憂慙莞悒雖未知其才光可合大用終至病歿則顧不可惜乎前左郎李萬軾之獲戾非出於自作而給牒叙用才過一年尚無檢擬萬軾內國之政執事之敏舉世所知終不見試當今才識可大用者無出於李萬軾曹允亨之右而允亨之通敏周慎諸葛所謂士元非百里之才者也可恨其登第第沉晦蔭仕人不知其不可拘於常例而小用也臣竊附程明道張橫渠之義

仰慕無隱之忱又前校理尹弘烈秉心貞固文識超邁非一種浮囂躁競之類而杜門靜處久不見用當此滌瑕並進之日獨使此臣髮髮蒼然不復簪履之收而莫效需世之材伏廣詢留神焉疏入優批以爲薦人非大臣則不可而此乃迂濶之致是日韓光近校理除授不待下諭令乘駟上來又明日命李萬軾調用尹曹亦允其請後二日金尚喆啓以小官薦人非法例且關係後弊論若行也後十餘日掌令辛應三又劾若行格外薦人其程張之云萬萬駭妄宜謹斥之不允

趙榮順啓事

五月十日

閏三月吏議洪良漢政除李普觀大諫李普行獻納任希教



大憲大諫稱在外獻納違牌不入罷職任及司諫洪彬合啓  
趙金事不允是後大諫朴師崙鄭晚淳李壽劬大憲徐命善  
具廩嚴瑋鄭光忠鄭光漢大諫沈鐘沈頤之趙德成沈觀之  
及他南小臺諫皆連次合啓趙金事五月七日因旱御門召  
都民詢疾苦遂下教求言甯配人金觀柱金夏材金鍾秀并  
放釋仍命不待六月先納歲抄疏決又命禁府疏決乙亥逆  
獄趙東夏妻乘輜詣作門呈訴命東夏伸寃是日修撰鄭日  
謙應旨上疏曰趙榮順一疏可謂忘矣而死於國自嚴於義  
理即其家庭之訓耳第以伊時供辭觀之不忠不孝云者其  
無他心可知此亦非榮順一己之私乃所以蕩平諸臣五丁

年藉手事 殿下者也渠以乃祖之孫其所處義自無恠焉  
而置之一律合啓日連中外惴惴噫榮順雖不足惜獨不念  
乃祖之忠乎伏願留神以垂好生之德傳曰乃欲護黨於合  
辭方張之日云云給其章刊叛遂田里捧納承旨罷職大憲  
鄭先忠應旨疏論東夏之名其時出於凶賊為白之招与尋  
常獄之有異不可遽雪宜寢成命不允明日大諫趙德成又  
言東西南北相約舉兵之說出於賊招不可伸之不允是夜  
初八日鄭日謙特解放逐之罰玉堂劄救鄭且請并鄭刊叛之  
罰答以鄭之疏及堂劄皆出於公心而賜溫批數百言而允  
之十八日大諫李壽鳳持平申燬等傳趙榮順按律啓而連



啓金植事答趙啓既傳如此雖鼠云云勿煩仍教傳啓之壽  
鳳罷取新大諫尹坊以不彈壽鳳亦罷之持平具修溫乃請  
壽鳳罷取諸殆削取皆以遽傳啓之故也

黃昇源事

五月十九日

趙榮順啓傳後十九日大諫尹坊掌令金基正等啓金植事  
答曰有勢則傳啓無勢則連啓亟傳勿煩諸臺避嫌傳曰輕  
重倒置既傳之事雖不得請傳啓之人宜有論啓而嘿嘿不  
論依啓是夜傳曰尹坊特拔望李崇祐亦拔臺望二十日黃  
昇源除正言牌不進傳曰當殿座建明門承史舉行黃昇源  
拿入刑二次結案曰自初趙榮順之啓雖以知之及傳啓之

後果爲用謀榮順父子皆知之狀初則欺罔初則以非逆知  
之陳贊翌日爲此疏矣身亦以爲可殺今其心則無他故傳  
啓之後難於再發果有用謀的宗不忠不孝遲晚傳曰結案  
時聞家有老母特貸懸街之律堂錄先拔次墨名侍從業者  
襟錄削名黑山島能槽軍充定三倍道押付應望者黃之母  
年六十八羅州定配其弟亦羅州充軍終身其遲晚供辭騰  
於朝紙頒中外頃日聯劄玉堂罷取主人亦罷取永拔三司  
之望主人蓋鄒日謙首疏救榮順者藥房問安不答時原任大臣玉堂並請  
對二十二日傳曰今當臨門黃景源趙榮克依昨日例金吾  
待令傳曰恠矣許多得一僮具人形黃景源豈云予困國綱



昨夜莫知墜幾層何以此造物為首望亂朝鮮乎吏判韓光

會北青遠窳三司復合啓大憲宋瑩中大諫李尙植掌令任

言李有誌執義李著廷掌令李應啓趙榮順內來賀禮才罷

不顧所重急急投疏欲售舊習甘自歸於不忠不孝之科雖

以我聖上好生之德特貸一律渠既違晚則不可以巫正置

之請按律處斷依啓又啓曰昨日特教申飭極其嚴重無論

情勢有無一齊承膺獨黃昇源違牌不進故臣等相顧駭異

矣及見夜來渠之所供其謀避之狀萬萬無狀况以不忠不

渠已自服則究厥罪狀不可充軍而止請依律處斷 上曰

依啓今日可見朝鮮為朝鮮三司為三司遣都事即其地正

法金植事傳啓傳曰此人巧慝自注書已知之若無傳啓豈

有黃昇源趙榮順黃昇源俱伏王章非予也由於李壽鳳以

渠本巧之態用心若此大靜縣柵棘是日又御門黃景源趙

榮克拿問傳曰榮順既以違晚其頭宜懸高街而更思之刑

殺宜審慎而其祖即慶禮都監提調甫廟祭特寢按律之命

昇源陋矣何足道關係莫重其心叵測昨聞根脚心已動今

問黃昇源其祖處信乃祭已年乃同叅議藥之人其孫宜叅

酌既允合辭何異縣首巫寢按律之命趙榮克黃景源并放

送二十二日三司合啓請還收趙榮順按律黃昇源按律寢

命事皆不允 上曰趙既貸仍教此亦殺也一則思其祖一



則為其嗣而林蔭黃昇源中孤雛末孤雛腐鼠此人正法何  
異於正法孤雛又啓請還寢大小公事留院之命依啓趙榮  
克黃景源拿入時趙對以其弟之疏駭妄嘗沮止之而不肯  
黃對以其從弟初既勸入勿違牌渠既詣闕不進 上問榮  
順事是非黃對以臣奉參其啓請勿問也遂皆得釋二十六  
日大憲宋文載大諫李命植諸蔓仍前玉堂韓鼎裕趙黃事勿煩  
李壽鳳特寢柅棘此後韓鼎裕鄭元始任宗周李昌俊連參  
啓

柳義養事

二十五日在外侍從臨門拿問凡五六人分棟傳曰沈煥之

當初殊常曰以違晚此類若不刑推豈曰有朝鮮雖然其從  
祖宅墮云云叅酌除刑特拔館錄孫島充軍柳義養初則敢  
以橫城子息成昏欺隱而與誰為昏迫問則復以牙山議昏  
其亦欺君子息成昏反謂之為親掃墳人理數矣刊名侍從  
案鍾城府為庶民付郵吏押付臺官權坪咫尺圻甸萬可  
駭即其地定配為庶人柳初以牙山段由為臺官乃以橫城  
在外將刑已訖畫命傳因其縛昇

出東城  
赴配

京圻幼學李漢運辛龜三上疏初六月

漢運兩人因求言應旨上疏言獻陵火巢內鄉民作湫引水  
穿破外青龍請禁之又言常漢凌辱官長之罪宜治禁之又



言濬川事宜用頃年前郡守趙靖世所奏語令渠邊民人兩水時用鉶撓水令自流散又言良丁侵責充立之弊又言昨年旱時下詢時前叅奉南益祿所奏質案初則嘉獎旋即定配趙靖世所對切案始則褒賞除職旋收成命有欠用言之案嚴教逐出江外後數日臺官李有詰兩人遠配蒙允仍擢李為承旨轉授兵議

諸臺處分

六月十一日

大憲宋文載大諫李命植玉堂李昌伋等合啓趙榮順黃昇源事亟傳勿煩且教曰應為速傳者若騎虎難下亟傳既下佯若不知強而連啓應為論啓者身繫口啞察察而去文載

罷敢明日命植避嫌不許遞是日大憲沈塏及命植執義以下及玉堂李敬養李昌伋等又合啓亟傳勿煩傳曰謄傳故紙雖鐘閣乞人豈不為之乎自古闕中有喝道替則人皆戒嚴相顧而言曰此臺詣臺其將謂何豈特與僮名以官者亦然近者用謀申飭故其雖強為皆逐隊之類雖闕中昆虫其可動乎頃年重臣朴師洙革臺閣之請可謂今日慷慨巨中其當臨門大會士庶謀及匹庶微垣諸臣并不叙士庶中若有慷慨者皆來會憲府諸臣並削板是日御門儒生來者若干人下教責臺諫謄傳故紙之失且教曰今日謀及士庶而其士則一二人希望者外庶民莫知去處頃年臨門時亦



許多有知識今日非于息則諂諛南面稱孤亦覺醜然云云

黃母事

六月十日

大憲任希教大諫李漢一玉堂任宗周李商健林蕃詰等合  
啓趙黃事亟停勿煩李漢一兩懷黃昇源謀避可痛以子之  
故移罪其母恐非寬典聞其母赴配時泣謂家人曰昇源不  
聽其母不遵兄言不忠於國不孝於親有子如此此行固宜  
其母誠賢矣宜分揀 答即放七月黃之弟亦放

李廷詰事

念日

李漢一兩懷知事李廷詰曾以右尹勤要訟人厚捧賂遺及  
其升資仍執不給人皆唾嘲如此之人不可置之朝紳宜削

職依 允

李沈事

六月

校理李會遂上疏辭職曰向日金思穆疏解館職上教以  
戚臣儀親皆令無得干預此事臣以宗裔亦何敢干涉於此  
邪此時三司合大諫李漢一駁之以為規避請罰允之又沈  
頤之為大諫辭疏曰趙榮順向來詬辱臣父無餘地乞解職  
無參啓許之蓋托而避之也

李即彥衡之子  
沈是鏞之子

書付宮門事

六月晦間湯劑連不進命書一札揭宮門喻以徇時體請進  
藥者來對體君心請止藥者亦來對累日無膺者大憲任希



教乃上疏

是時以前日求言而朝臣無應者累下責教任不得已為疏

建功即三十年收

功之良劑不啻金丹

建功即理中湯每進不論某亦輒有效賜名建功湯加入人參三錢

嫌於苦口每下厥進之教至有懸賞求言之教羣下孰敢異

議於湯劑而發於口哉藉令有無知之類希功望賞應旨進

言則大不忠矣 殿下豈可使人陷於不忠之科乎至如今

兩度 下教帖門之舉尤是萬萬過矣大臣諸臣當相率拔

帖即地請對收還而尚此無聞政院之臣失職尤大在院承

旨並責罰可矣疏入無答仍命朝參藥房請進湯劑 答曰

書付時意深矣卿等退休又啓請答曰雖一時若有臣子之

心持納政院可也而皆漠然何以為君有都憲章其賜有臣

分乎若此其君命取來此何景像

其書付者至海東臣子將是時命撤來

陷禽數囚局皆退去又曰書付者命來者誰云云七月二日

御建明門朝參傳曰幾日書付人皆合眼今日臨門主簿

李守貞其言純潔守令調用洪良漢沈鏡徐迥修奏對純潔

賜虎皮仍命藥房持湯劑入侍因臺請任希教賜批曰所陳

得臺体而若此何不詣臺求對而構成文字乎此予所以欠

卿也云云

諸臺事

七月三日大諫沈鏡執義鄭彥暹諸臺五人及玉堂徐有臣

等三人合啓趙黃事 答亟傳勿煩初七日李徽中為大憲



李普觀為大諫普觀出謝發停啓之論於臺廳與徽中相語  
諸臺皆不肯普觀不得已從之未及入侍發啓傳曰耳目為  
時體莫知逐鳥雀之道豈特謄傳故紙強為應文今日詔臺  
諸臣皆付籤侍從業若此而莫能校正儒臣并解任又下  
教一并逐出開陽門此後宋瑩中為大憲即出將合啓移拜  
都承旨李彌任希教相繼為大憲朴起采為大諫趙瓊以受  
由在外不入命拿入傳曰趙瓊既受由則雖在京未謝其勢  
固然而合辭方張之日不可無飭北青定配

李趙事

七月十日

吏判李潭多謗人將彈之久而不進大臣五六人會議書出

其十罪出付曹吏令傳示之使自處潭猶不肯大臣遂言將

上奏潭乃疏述朴相德除授即出行政以權襪為持平坐罷

見下

趙曦代授趙不出謝

以昨午情勢之故

傳曰吏判趙曦依禁推

例待令於是

臨門拿入傳曰趙不謝恩帳前所對亦涉放

恣北清遠竄趙明鼎吏判除授即出行政傳曰其兄遠竄其

第焉敢云云水原府使趙暉連差十八日傳曰趙雖可駭追

思壬午予心如何勿配只罷職

設科及權襪事

七月十日

七月十六日設七夕製圓點儒生入試儒生多晚到至者僅  
百餘人遂命罷場逐出傳曰圓點中在京不入者停舉追後



來到儒生付籤青衫錄有識者謂圓點中人刊名并逐出西小門  
外傳曰今後到記圓點之法勿施圓點儒生之子傳舉大司  
成罷或四館官負汰去傳曰耳目今日皆坐臺廳若齷齪  
召入則謄傳故紙若此而國何國君何君一並永刊仕版回  
日傳曰儒生闕製暮年歛然其題書下入直闕中文臣應製  
傳曰八旬歛然豈為蹲縮人今日金商門設製名曰後三日  
製是時進士皆停舉但幼學應試而諸生皆畏恟不肯入但  
有五六十人入場而風雨大作收券只三十餘丈李顯嘿者  
直赴賜第持牙權襪上疏曰士趨之乖謬專由於科舉之頻  
數無名之試非時設場殆無虛月只長其躁競之風反生驕

蹇之習其萬萬恠駭之舉至於昨日圓點諸生而極矣 嚴  
教存下罷場道出所以懲厲後日則奈何半日風雨又設別  
科草草收券不成模樣使免罪他儒復生僥幸之嗟乎聽聞  
所及莫不憂歎昨日試製儒生勿令直赴殿試此後元定節  
製必於當日設場無名別科一并勿施疏入傳曰權襪所為  
萬方巧隱削職當 臨門依禁推例待令墨名侍從案其持  
牙擬望銓官越捧一等是日十七御門權拿入刑推傳曰權  
萬萬無狀甲山府限己身為民三倍道押送權之注書薦主  
俞恒柱刊版又傳曰父兄豈異迎合上意稱號尹著東一體  
永刊仕版尹前以大諫奏臺諫不傳曰權不顧其君為建德

永刊仕版

尹前以大諫奏臺諫不

傳曰權不顧其君為建德



報復數多者不賜第數少者賜第之說其心綻露又杭何等

逆賊而不為正法若常人之稱道其心所在若司馬昭權拿入帳

前供曰初至圍點百餘人不賜第罷場後至數十人賜第又因下問對以權杭之族而不去姓字宜置一律

而此輩正法陋矣楸子島勿限年定配侍從案及他司載名

處一弁墨抹持正通清雜當該前吏判李潭罷取持平擬望

鈐官罷取村相大憲任希教請權絕島安置 答已命嚴飭

之教矣又諸臺彙按律之陪不 允見下

趙黃停啓事七月十日

十八日 駕詣文昭殿舊基在景福宮口素趙榮順捧供時渠以

不忠不孝納供臣心以為感動若此而仍置則非所以思為

木世臣權禪則只島配榮順連啓國法倒置若不收拾臣詣

舊邸已有定志云云仍行朝參於是三司入侍趙黃事并停

啓權禪則因國法倒置之教大憲任希教大諫趙載俊持平

申所獻納申大升發按律之啓答既奏定矣不允傳曰按律

之請至於權禪而極矣若不嚴立科條雖有一字四字謂亟正邦

刑異所施則一也此後犯乘輿因測者外輕先創啓者亟施

反坐之律明日陳賀宣諭御製教文云殿拜禮鼓吹一聲六

人生此為宗國慶流子孫云云趙黃權禪及舊啓中三人皆停啓故仍受賀權

啓亦傳傳曰雖事關逆律遲晚後結案正法即王者慎刑之

意而暮年宣諭祛此弊使海東人無孟浪就戮今日則不捧



結案直為正法永除事載於原教此後云云違命而請者除  
名播紳案三代勿許清賊後十二月黃昇源蒙放還甲午夏因旱疏

決趙榮順放逐十月黃拜修撰趙因大臣言解庶人之律

李商巖及金相福事九月十三日

九月四日因上候樂院直宿朝廷問安至是傳曰今番氣  
候豈至直宿而意在抑諸臣也自今日勿為直宿傳曰予不  
欺心故下教韓判府事能陳慨然之意於予頂門一鉢剝皮  
賜給十六日玉堂李敬養李商巖入侍言抑諸臣下教請寢  
事命罷職十九日傳曰三百年来豈有內局直宿請寢之事  
而况既撤直寢亦何為此等之請予年八十今乃初間有臣

分乎若此所謂請賀以病患平復大臣請陳賀不允可謂  
毛將焉傳自夜幾次下教意謂大臣臺臣必來請今已日暮  
漠然無聞有君乎有臣乎次對進行於今日傳曰今番事萬  
古初聞予以洞諭已元輔道昨夜下教若何請賀何心職在  
元輔其當即為求對一則請設鞫嚴問一則入抹血皆陳則  
彼二人亦不至於大何而高卧其家他尚何說領相金相福  
削黜大憲李世澤大諫洪良漢不能請討並削職逐都門外  
兩司及在職儒臣啞聲偃卧并刊板傳曰李敬養李商巖當  
親問令該府待令於建明門傳曰甚矣此人一何漠然昨日  
已諭此等領相八旬初見云云傳曰予自幼時受侮名類其



况永垂百世錄後焉敢鈞名元輔負君幾次下教視若尋常  
乃敢營護雖欲護宜求對而竟夕云云其本建切請寢直宿  
時何心飲此敬養自服鈞名時元輔亦敢營護乎大官都憲  
儒臣皆負予予將何心對羣僚乎文具請贖於今已判諸臣  
何顏復請乎於是李敬養商巖皆刑推十餘下即蘇配北道  
金相福屏出都門外

舊宮陳頌設科事

明日左相金尚詰言 宣廟癸巳十月自龍灣還京臨慶運  
宮初四日受賀故事 上乃命聞此追慕固心永釋命於其  
日臨其宮受頌仍以慶運追述八旬誕慶 上條平復合三

慶陳頌設庭試科十月四日

駕幸貞洞慶運宮

即今明禮宮

受

賀十八日設庭試取李謙煥等二十人即日唱榜李商巖等  
解配金相福召入行公

試所定式事

十月

十八日庭試行於時御所慶熙宮人士蹂死者二人司諫鄒  
鎮純疏言試場地狹有此此後移設於慶福舊闕為宜不  
允既而下教今後凡庭試春塘臺與舊闕外勿設舊闕外依  
太學謁重例預入春塘則開東後許入唱榜雖晚侵夜決無  
蹂躪之弊以此定式甲午八月庭試始設場於景福舊宮如

教



雷事九月

九月晦 上幸毓祥宮轉幸義烈宮夕還宮天陰雷動上驚  
惕命減膳頌相金相福言今者之雷微而小不必為災請無  
懼也左相金尚詰從而贊之請令政院玉堂勿為文具啓劄  
於是皆不進劄陳戒蓋近年每有冬雷無歲無之今番前十  
餘日大雷此又發雷而大臣之言如此可恠也

江上封門事

十九日傳曰備堂在江郊者即為驅入若復在江郊直捧慶  
源傳旨此後卿宰中受由外雖大官卿宰禁都門自公卿至  
下大夫在江郊者皆驅入令府官封鎖其門以秦備堂趙曦

通津克軍十二月放至明年三月因臺臣崔巖啓請還寢驅  
入封鎖之命 允之

翰林謫事

翰林李魯述李勉修與承旨趙昌達玉堂李昌伋有世嫌不

旨行公 上御門拿入而翰林仍命各配畿邑魯述父聖模以成川伴舊

為昌達父榮進所劾罷勉修父性孝庚申中赴昌伋父春躋宴會食毒死其時會者四五人皆毒死蓋非春躋毒殺而有讐嫌是時昌伋玉堂兼卿春殊與翰林同卿承旨與翰林同院韓兩人皆辭不出故有是命蓋以嫌落太廣故也

服藥詢問事十二月十六日

上苦於服藥下教若曰有能言勿服藥者超二資賞百金遂  
命招諸儒生詢之無一人入現者遂御門拿入五部官促之



命京儒皆停舉且命儒之知醫者來待部官勸出中庶醫  
術者稱以儒生而納之凡十餘人入侍皆言不可停舉於是  
命教官率童蒙入侍詢諸童有一蒙金元燮者所對稱有遂  
命給婚需成婚部官知案

### 山呼事

元日二品以上問安後將駕詣昌德宮真殿頌相金相福言  
今番諸臣留身欲瞻望 天顏仍令諸官勿退歸及駕出諸  
官輒於駕前呼千歲以致賀先此大臣請於正朝陳賀上不  
許故為此以諛之其後數日大臣卿宰入侍奉朝賀洪鳳漢  
又唱諸臣山呼 上不怡曰殿上山呼有前例子洪不能對

命注書玉堂考例亦不得遂已

### 賢良科事

正月九日設別科名曰賢良科 親臨試策取李頤祥李東  
馨二人又有宋銓以文有氣別置拆榜下第其夜傳教召入  
禁中公解別無題更試提學徐命膺考校三中特賜第又有  
李先淵試策引朱子說且曰此人得其位行其道云云又有  
尹得勳之子樂東者對策者為其父年先登科 聖壽亦高  
為公私同慶仍請宣上尊號傳曰漢皇以君羊并書為重律  
當此末世君臣之義不嚴則將至禽獸其雖大賢於章奏必  
稱宋臣何敢言得位昨日一張閱時體敢曰稱慶故欲示意



先拆封而此則關係甚重李光淵停舉尹之父以年老登耆老科上聞私慶字恠  
而折券退出之不盡覽云

### 登俊試事

十四日 上引 世祖朝故事命設登俊試自從一品下至堂上官皆許試試官用時原任大臣及輔國宰臣為之赴試者命給書手其試紙各人自備十五日從世孫 御景福宮勤政殿故基御題出表午時收券七十九張入門百三十餘人取通政趙德成等十五人趙以壯元加資除石尹金應淳以都承旨宋載禧以故大學相琦之孫昨年登耆老科安傑以耆社之臣并加一資借賜花蓋及馬明日又命嘉善人乘

輶戴花遊街印給榜目令榜中人作序藏內閣各給其人一件其武科十四人亦賜蓋馬如武科於是文武人同上謝箋又命圖繪像文武人各藏于吏兵曹又御製詩一聯文二品以上廢進是科也 上以三百九年始有之盛舉其宗病篤老者外供職漸捱者豈敢不參為教於是皆進

### 尹光萃尹九淵復官事

正月二十七日

傳曰尹光萃事今日復聞其狂無疑給牒尹亦狂悖武人乙丑年間為忠清水

使哩事被逮禁都下去尹乃拔劍逐之不就拿後卒拿致杖死至是領相金相福言其宗狂有是教又曰尹九

淵其時正法焉敢追也今聞果其令前雖無此於今時異焉既知其分數過則何惜給牒一体給牒



百世錄洗草事

正月晦日

傳曰云云嚴處分可也何垂百世况其時所對者即金致仁所對三通之有例亦莫非表裡純同也是誰孫宇宙豈在丹書心雖快何負三代謂三世此錄非裕後昆之意故奉朝冥冥有知其將若何因一時快陷相臣於百代頃者永垂百世錄尚在史閣者與未持去者皆令洗草已持去者亦令後日曝晒下去時洗草以間雖下大夫係於君他日孰敢妄議體羣臣在九經况三代為相乎此則

稱慶事

領相金相福左相金尚喆右相元仁孫連請 尊號進宴以

聖筭益高且稱慶也連斥之以諂諛二月念間忽會二品以上於賓廳啓請 上怒罷其職其明日又復仍任二月二十六日宗室西春君上疏請 肅廟加上尊號仍請當了尊號以所重有在賜 溫批下段 尊號則不許仍不許藥院進藥三相復請對

安載主事

五月中

上自昨午以來屢進湯餌藥院苦爭屢下能言止藥者賞百金超二資無應之者遂命方外醫術人及士庶人來會 親詢之皆無入對而罷至是又命諸儒生入侍至者數人命止藥者擊 御前鼓請服者否有安載主者其從兄載健丁丑



山陵時以布衣地官者視陵地有功賞者至是載圭擊鼓數聲仍進對以當量直而勿進之上以其對諄實乃加嘉善階賞銀百兩

### 求言事

是時枯旱累月祈雨累次不應上憂慮命疏釋罪囚至殺人承服當死者數人皆釋之又釋趙榮順又累下教許應旨上疏自袞闕以下悉言無講亦無應旨者累下教促立禁以促之然卒無一人又時任臺諫不言者亦罷職而又無應者最後有兄從直講之屬數人及鄉儒一兩人應旨而已首承旨李有詒上疏引中庸注天地之心氣順然後可致位

育之功今殿下之心未正氣未順故致此旱耳又言安載圭干恩詭言宜奪資而定配之批以當猛省而安事過矣其明日下教以為李疏雖可嘉既非言官又非刑官而輒請徒配非矣李刊版勿擬於言職又明日又下嚴旨後數日臺官金瑞應啓曰以應旨上書而罪之不可請還寢許之

### 李最中致仕事

六月九日

李自餘趙榮順按律陪後自知見棄於士類退處城外為李潭所引除宗簿提調亦不出忽求出藏宗譜登他官而往太白還京道拜北伯遂即赴任居三歲乞致仕年未六十上不許及遞歸又上疏請乃許六月九日親臨宣麻李入侍忽



奏云 上嚴明上下不相交有震怒時羣臣失措有強其所不欲而為之者臣之一啓亦其一也願自此加意也 上謂羣臣曰某也今日為末明解而去矣末明俗語發明已事之謂也

### 堂錄事

六月一日 俞行堂錄副學李灃應教李俞彬朴相甲等行館錄取李春輔權禎金時默趙元喆洪國榮閔昌烈李商輅李昌漢鄭義遠趙載偉鄭民始李祖源安大濟李東馨李惠祚李東郁十六人二十二日吏判李潭除弘學與領相金相福等行堂錄拔李東馨李惠祚入李勉修任希兩初 俞行

館錄弘學趙明昂改授趙曦亦不進曦貶京圻水使以不即出謝拿入克軍明昂配禽洞數十餘日並赦之七月十三日掌令安昂大啓駁李昌漢無文鄙陋李東郁素無地望請刊改及叅圈諸臣推考 許之既以大臣亦入推考中事体有傷 俞昂大逃差大憲宗淳明傳其啓大臣金相福吏判李潭等皆引入出昌漢目不識了故云

### 朴文綯事

六月

朴文綯者武人子也年前以儒生入侍有除職承傳而不見檢擬輒懷希凱之心至是有文蔭仗待令之教朴仍此獨赴闕下他儒皆不進也 上問所懷先言 聖德格天得兩



且豐云次言當進建功次言動駕頻數非慎重之道 上又問有何言對以朝廷無老成雅望只年少人等當進用山林宿望人 上仍此荐下多教不可謂之儒矣 命大將降除軍官使反若不應命則當回示沙場云

捕廳事

七月十四日

傳曰兩廳捕將張志恒刊版趙皖明日暮華館回示三匝康尹李明中呈狀捕廳事罷職十五日傳曰動駕安徐當殿坐於門趙皖當棍汰張志恒刊名兩廳從事官挾勢滯囚當決棍三十汰去以示予抑強之意執義黃榦陪趙張不可置請并竄配 允之明日拜黃承旨傳曰今番此舉洞開圍圍之

威德仰体甲子舊例也雖然此不過一時亦豈因而為例子此時偷一牛竊布粟之人拘留多日為捕將者莫知其君云云既而張趙竄配寢之是時平壤尹李明中家盜入竊錦衣李呈狀得其盜囚治數日有此 處分是時城廂患甚乃於白日出行於人家砲手將砲之以城中不得砲殺有新 命不敢砲入人家內廳作亂而去又夜入人家多殺犬豕也

宋趙事

李潭既發趙觀彬宋明欽之陪既而李欲自雪其吏判已引允齋孫之為宋弟子者宋宅奎及趙子榮慶為叅奉都事宅奎初大罵之不就其後又復除叅奉宋乃出趙則乃圖搜他



即出行人皆罵斥

科弊

十一月六日左相李思觀啓科弊云升學近來晏朝闕場至徹夜往來無禁食床出入賈賂橫行至於不入場而皆坐闕家至有在家呈券其弊無餘地宜嚴飭之如此者宜摘發論罪依為之

申相事 乙未

正月十六日月食檢閱李儒慶疏曰俄者入侍以月食事聖教有憾然戒懼之意而領相申晦對以此實陰陽相薄之常事雖在於古史中亦不以為恆都承旨鄭光漢從而助成

其說聖世之上宰相事君 理陰陽之道果如是乎申遂引入傳曰翰林之章暮年初見此豈惹鬧古人云人孰無過此不過言語做錯卿何過讓助成之說年少氣銳而然何擿捱都承旨奏語不審只施問備卿須安心勿辭又曰一句語非頗相所奏都承旨穿着宜飭推考牌招翰林予用深嘉又曰此奏予亦意謂如何果然不過例語承旨所奏大段不審若此今何救食李儒慶特為升品拜持平鄭光漢上疏所遭奇恆陳章徑出牌不進申劄荅曰此乃近者暮年羨事卿何若此入來後當次對及內局入侍史官偕來申遂行公二月三日白虹貫日 下教減膳求言且曰頃者以月食所奏萬方



駭然翰林慷慨者事 淺矣因此可知自勉若 事者然曷  
勝慨然噫誰與日食有異日月之食無異而若是輕視反斥  
翰林今者致災其亦由此當該宰臣亟施不叙鄭光 五部大  
釀嚴飭又曰今番博訪明日次對各司有言者其令同入若  
無言此亦亡國之一端各司人皆汰去於是各司郎官皆入  
侍其中數五人皆上殿言事餘皆命退四日教曰昔聞慈聖  
如昨日事者雲觀亦書入中殿今則闕焉提調特進又曰古  
則曷形以進今則循例以日暈書入雲觀入直官汰去又曰  
此乃雲觀官負無狀之致領事何有乎待其入來次對須安  
心入來於是申晦書啓引罪不入下教勉促又停提調特進差

之命申又上劄乞免 上仍下教減膳又答申劄使出仕而  
偕來乃出行

洪相聖事二月

甲子殊濟州試才御史洪相聖入海其前所昞羅州妓隨行  
到海邊仍與人入海事覺命配黑山所收試券令濟牧定差  
負上送差負入京而洪尚不出海 上乃傳曰二月身為御  
史挾妓渡海聞下教宜即渡海候風而不此之為差負禁軍  
已渡海而渠則敢留島中而慢君命昔俞信一殺人以兩班  
能生其時判付云信一生踰圜圉是無法故仍物故於獄肅  
已丑年間俞以淮陽府使隨遇一伎生枝之死 今相聖視君命若尋常相聖拿來直



捧結業亟正邦刑三日大憲宋瑩中司諫宋濟魯正言申大年啓洪相聖載妓渡海向日處分之後晏然挾妓不即渡海不可拿鞫而止請嚴鞫得情快正王法答今日果有臺閣依啓其淫妓所到官嚴刑一次黑山島為婢及洪拿來原情稱妓則入海後即還送仍即渡海赴配被拿而來為辭發明遂舍免死移配羅州

南絳老事

三月

十五日執義南絳老前修啓曰吏判李潭賦性陰譎行已貪鄙初若砥礪言訖末乃放倒廉隅前後居銓首尾三載全沒公平之稱惟係得失之患左右隴斷只知趨利及眾孤媚事

蔽聰或慮臺閣之訖其是非排擬極巧以為自保之術聲息先探必售迎擊占亭臺於上游制極宏麗增以土木潛開賄賂旁通燔院之利泮宮主試宗非如此無識之類所可堪承而日前三製初牌即出土夫名節固不足責之於渠而不意詩禮之家生此悖戾無恥之流世道壞敗人心躁競敢由此人請李潭永拔銓長文任之望上曰聞甚駭然今方下教矣南避嫌曰潭之陰譎鄙通朝所共知輿僮市卒皆目之以潭賊則即此一字可斷其平生云云上曰今當臨門勿辭以待結末又曰冢宰豈豈黜黜予當臨門親問吏判姑遯奉職以禁推例待令三相入侍金吾諸堂牌招傳曰吏判於



今可謂毛將為傳

是日潭拿入問其亭舍事對以買人舍居之無增飾云云

甘心舊黨自

難掩南絳老海南三代庶民三倍道押付又曰李潭帽帶入

侍付軍賊李迪輔雄唱雌和負君私黨甲山三代庶民毓祥

宮舉動事

下教

是日李迪輔上疏論潭及鄭厚謙自瑞山上呈入陪見下

夕時還宮庭

請落

頤相申晦左相李思觀右相洪璘漢原任金陽澤金相福韓翼暮等率百官

惟我殿下五十

年盛德大業莫過於建極蕩平今日臣子孰敢以黨習萌於

心而發於口哉今南絳老一啓已露其習而李迪輔之疏不

先不後尤極巧慘渠輩苟有一分人心焉敢放肆至此哉雖

幸奸狀綻露薄施流寬不可以此懲其黨私負國之罪請兩

人並絕島楸棘噫我殿下處分既嚴且正之後今日臣子

亦知耶如此而何以為君子今日推鞠時大憲任希教正言

柳雲羽牌招進叅問事郎李鎮恒等四人差下啓傳曰堂下

舉案當該下吏書進者累來乎並杖問以陪

謂庭請時來叅者

十六

日傳曰云云此何問也亟正可也於京於瑞山同心同日莫

知其君甘心舊黨箇箇考察歌杖勿計羅將其若慢忽當施

極律又曰何負於南哥而豈忍為此雖用十族之律何惜豈

特建功余無所食若復捧前招其將下教大臣以下皆知悉

又曰諸司書吏招辭中不進官員永刊仕版勿復檢擬於

歲抄中書吏刑推一次定配又曰此兩豎萬方料表見漏館

錄以其時玉署之長胡至於詬辱

李潭副學時李迪輔漏錄

問於此人莫



知何境何累府庭李迪輔特貸其頭黑山島終身桎棘宜施  
九族律而此亦勸酌令漢城府其三族嫡庶無少長為庶民  
今日南絳老刑推三次遲晚傳曰當臨南門親問金吾即領  
去先為待令聚眾民百官序立又傳曰日氣如此真化門當  
殿坐百官安徐殿座時問郎鄭字淳李鎮恒定配玉堂入直  
人差下事下教殿座罷後承旨李崇祐請對傳曰欲以此贊  
君父乎斯速舉行此時行刑單子入啓無傳曰幾十年苦心  
蕩然何顏以拜隣亮下教後猶有此南哥余何負也大咸二  
字曷勝悶為何飲建功大小知悉禁府大逆不道罪人南絳  
老結案年四十一父恭堦父矣父就明行凶節次段不忠不

孝敢售黨習負國忘先罪當日西小門外斬啓同日藥房入  
診時原任大臣備堂諸承旨入侍時大憲任希教正言柳雲  
羽啓曰惟我殿下五十載建極之功陶成蕩平之治云云罪  
人南絳老既已正法罪人李迪輔之不先不後雄唱鷓和節  
節巧慘渠若有一分人心焉敢放恣叵測至此哉負國家無  
臣節甘心私黨之類不可一刻容貸於衆載之間請亟命拿  
鞫嚴問快正王法 上曰今者可謂臺體前為處分意亦在  
焉念其遺錄不顧廉隅四字侵辱此等鄙夫以黨習治之其  
亦陋矣傳曰戚臣之強近者勿擬於臺望事奉承傳舉行傳  
曰云云不擬應教不擬守令舍憾箇箇直招於帳前陋矣小



人不踏啓字意蓋深矣云云堯有九年之水命禹而能治堯  
舜如此此予一初政也今日當朝參洞諭臣庶後當親政侍  
從下大夫以下文臣皆無遺進參今日不參即黨心十七日

御崇政門朝參親製文頒教引堯舜事云云又申誠朋黨

西司安聖彬金致九合啓李迪輔不允

南之方親鞫也其妻  
伏作門外道傍乞命

不允及其死途人皆流涕或哭李潭避出東門外後數日叙  
用吏判尹得養樞同成均又數日吏判趙重晦除提調未幾  
潭得風疾鬼祟若灌夫事俯伏上  
手乞命又巫禳祈生十一月竟死

### 鄭厚謙上疏

李迪輔疏後臺啓請殺

見上○李疏不傳其疏蓋言李潭為  
吏判結鄭厚謙凡一政一事必取稟

而行之其餘鄙瑣無恥之徒從而付之國言喧藉自古擅權  
者無令終之理殿下若愛鄭則宜裁處之若欲用之宜令還

而學文年長然後用之疏  
入不傳人多口傳如此

是時鄭三月二  
十三日以工參對疏曰臣

出身十年爵列亞卿已七年其年則才二十七矣其年如此  
而身欲無災得乎子曰負且乘致寇至日者李迪輔之疏臣  
竊有以自致也然于國之故厥罪因報而况冢宰國政所出  
敢非其敢人非其人而徒以朋友之親敢干其政乎迪輔之  
疏首論李潭次及於臣其口婉而其心巧精神專在於臣竊  
欲禍臣而後已臣与李潭世有故舊相善不絕噫世道之不  
平久矣而近世尤甚國勢日益孤危時象日益虞虞事變不  
測人無恒心惟李潭居家宰三四年一心向國昏不顧身不  
避世之忌諱協贊調劑信而行之觀於其政可也臣果心許



之或慮妨功害能之人暗伺其釁隨而媒孽亦嘗為李潭深  
憂之臣之為李潭者為世道而已臣官至閑司則散秩後人  
之附於臣而所利者何事惟喜其人之附而吹噓相引者又  
何人也如臣處地者非獨臣一人而半世忌疑積萃於臣身  
人言罔極乃至於此云云

黃宅仁事

六月

六月二十日 親臨都政吏判鄭尚淳行政二十四日領相  
申晦啓文官淹滯今番不為遷轉檢擬守令宜有祿寬之端  
且交差邑連以武臣差出非續典之法又故相黃喜奉祀孫  
三次有錄用之教而副擬責塞吏堂推考 允之二十六日

持平黃宅仁上疏

其疏不傳槩言吏判為政不公之事如申相啓

傳曰此章聞其頭

辭此非官師相規之意大成二字夙夜歛然敢抱舊習黃宅  
仁永刊仕版放逐鄉里其章注書開陽門外洗草榜目亦付  
籤傳曰若有八旬其君為敢若此何心建功內局則休藥房  
啓辭請持湯剗入侍教曰速為退去受大成之君敢如是乎  
此二三人為之者雖百年知入然後當進水刺內局若不退  
去當處庭下矣又曰八旬其君而司長官不知乎若不謝恩  
此日本人也而司書吏開陽門外懸之今自臥庭中而司謝  
恩催促又曰黨人黃哥之心舊習以此人為東銓長故為此  
聞此下教豈比烏鵲又教曰如此之時時原任大臣其敢不



來乎又曰黃哥令該府拿處情踪知入謝恩大司憲趙德成  
故院啓曰時原任大臣諸承旨請對矣是夜入侍時傳曰今  
日臺臣令聞下教宜即謝恩詣臺而水刺下教後強而入來  
此果孽蜚來乎忘其君不思其父趙德成楸子島投界倍道  
押付此等之類何云縉紳關係萬古君綱諸臺敢謝鷹鷂之  
道乎今日維齋日如有所懷聞此下教何可遑回一刻遑回  
臣分百墜二刻遑回臣分萬墜詣臺兩司並削板傳曰黃哥  
當太僕親朋金吾諸堂大臣并牌招二十七日親鞫時傳曰  
黃宅仁快正其律以勵末古而今無人刑黑山島限己身充  
軍其兄宅正一手二製綻露永為庶民

黃供借其  
兄文及第

分付本道

限三族免為庶民罪人黃宅仁原情後刑問一次停刑發配  
黃之通清銓官李潭等罷職是日却藥不進大臣藥院承旨  
等請對不允傳曰砲手之塔黃之  
妾父亦為通清卿等皆退去連  
三日請對不允傳曰幾十年苦心此時蕩然勸愚者為此章  
三黨必有此漢何心見諸臣建功雖半匙何飲當臥庭中矣  
黨人隸儘來京者莫問官與伎捕將開陽門外知以而奏若  
真對於渠何闕若欺隱以捕廳問者嚴問以奏是日捕廳捕  
黃之隸

究問施盛  
不得其人

二十九日傳曰今番決非自辨誑誘此輩自古有

之身為侍從徒步石竇絕露無餘雖一面之分者其若自現  
予當少紓飲建功不然此正亂臣賊子其令即日自現不然



當該部官當施庶人之律自政院牌招嚴飭若隱匿當施三  
律噫不識渠曾祖之漢為侍從徒步訪豈無其人謂尋訪外人初  
不為此漢作猶有嚴畏之心而中撤使此鄙夫成其末焉敢  
欺也果若此豈無叅酌一体嚴飭傳曰此後次對勿為之備  
局門閉之諸大臣承旨玉堂請對不允初一日賓廳陪辭領  
申晦左相李思觀右相洪璘彼蠅蚋之微自干其誅處分既  
漢原任金相福金陽澤等  
正何足仰累於運極之化哉惟此公事留院之命不可晷刻  
承聞者亟許收還不允三啓皆不允諸大臣皆待命初二日  
大諫李世孝所啓克軍罪人黃宅仁不体平蕩牙之意敢售  
舊習挾雜陳章萬万痛駭帳前處分雖出於好生之德情狀

痛駭請黃依律處斷 上曰此啓得体可謂有朝鮮既問而  
因其用謀未得指揮之人何可輕先置法不允予則因為無  
氣謂其死尚今在焉當該救療官萬万無據珍島郡限己身  
充軍又所啓新除大司憲宋瑩中時在楊州上來事下諭  
上曰此時為都憲何敢用謀削板觀舉措無乃指揮之人拿  
鞫嚴問捧口招以奏又下教曰今則得元犯後當進建功殆  
若尹鳳九指揮未得前豈可寢睡傳曰捕將直房聞坐黃宅  
仁為始時所由書吏處侍從之人往來者杖問以奏初三日  
黃僅拿囚領敦寧金陽澤判府事韓翼謨命招不進傳曰今  
非難知肆已定味亭大祭其何親問尹哥來後本府推鞫傳曰



幾日却湯袋日留院此聲音笑貌之時乎宅仁之侄適來都  
下部官掩匿元輔聲者笑貌其雖不健此時持正備擬作此  
光景曷勝慨歎此則惟有公議部官可駭永刊仕版却將受  
新將之令問其正妾能得僅而前將莫知亟施刊命傳曰國  
子長兄弟為先永刊仕版尹象厚尹復厚拿囚傳曰罪人示  
威嚴問雖不承歎持草供入侍入侍時傳曰昨聞時根有生  
焉尹哥何敢不服今聞供辭其日宅仁家僅先得尹哥自鄉  
次到構草者檢僅何辭焉捕廳周宰於渠足懲楸子島永為  
充軍尹哥比等不盡人類者結婚為四寸娣妹欲作窩主大  
靜縣限己身為庶民初四日大憲李淮等所陪大諫李世孝  
執義柳義養

司諫李東恭掌令慶  
再觀獻納金履正

李迪輔事

上曰今看宅仁迪輔可謂

孤雛腐鼠雖然今聞臺啓予則曰於今朝鮮有臺閣勿煩又  
所陪罪人黃宅仁本以庸瑣之人猥占臺閣不体建極之盛  
意敢售扶雜之舊習肆然陳章用意叵測請依律處斷上  
曰可見臺閣而今有尹哥其魁自現孤雛腐鼠何施王法况  
予則莫知尚今存焉曷勝寒心傳曰聞所奏与其八寸兩尹  
下教特為安徐宋莖中拿囚供辭矣身前後憲長已十餘次  
有事必言不敢願瞻用謀  
今番在外則因近葬辭陛下鄉大瘡危處特除之下不得已  
縣道陳章昨聞聖上連日却湯和朝遑遑不敢退處擔罪入  
城而批旨未下故未及出甫矣臣之父以遺腹子見養於故  
都尉鄭載崙積被罔極之恩世篤情好矣身何忍為陰害之  
誅况黃宅仁素昧平生何以相揮傳曰其供非誣特放而宅仁懲討何可稽



忽而若此萬萬駭然何可特放削版

申李事 乙未

七月十二日大憲李桂啓曰今國計大縮而廟堂之臣慈諒太過無論藩閫守令若有憑公而請得錢穀者一經稟裁容易許施請申飭勿施 上曰依啓又啓前統帥具顯謙無求避之意而自廟堂分付迫避以趙峴代之峴之地處固可為帥而今乃動得廟堂作此舉措衆口疑謗請峴避差 上曰其時事予即知之依啓又啓江界即文武交通之隙向者文窠差出而大臣慮其參政之或疎陳白而猝易於辭陛之後以武代武夫江之貢蔘自有定例朝廷私饋未知文武之孰

勝常定之貢似無文武之優劣則大臣之必以武臣差遣臣宗未曉且李達海貪婪善事為世指目今乃畀以產蔘之地其弊尤不可勝言請達海罷職 上曰依啓八月申上疏自

下曰具顯謙之許通統帥其時顯謙父病時日待變送言於臣願見其子况其辭狀前已再生臣之楚稟許通意宗如此憲臣乃謂出於趙峴之所招撫雖甚巧察無乃大不近理乎一武弁所邊得憲臣之辭朝適在闕中公會之日物議有以至於江界事在衡之辭朝適在闕中公會之日物議有以江邊重鎮難畀此人為言地部又以禮單蔘事纒有楚稟臣以為此等舉行武士似勝於文俸故以此適設諸宰且因下詢以曾經是問之李得濟李達海何遠初除得濟得濟呈遞後始除達海若以武弁而為多貪婪則為文官者果皆廉白邪臣竊一笑且其所謂營間請得一并許弛云者有若臣以莫重公貨把作私物曲循情面然此則自有前後文簿今可按驗臣不欲多言憲府若果有公正之憤則何不後文簿今可而故為此藏頭說語若○也 李桂上疏對辨曰臣以具顯謙有無限機關者所亦可怕也



推之為大臣之仁心善德而迫迫二字吞舌而不欲更道彼  
巷議街談之人亦皆以臣以弱植羸帶一言申又對疏曰都憲  
非臣之所取知也噫臣以弱植羸帶一言申又對疏曰都憲  
妄發重忤大官早晚推擠理可必有云云申又對疏曰都憲  
採切凌藉傍觀亦無其已甚至類以有所嫌怨則臣何足言  
有辱朝體不巧察而無其已甚至類以有所嫌怨則臣何足言  
是重忤大官骨俱青尚復何言其  
危險不覺心骨俱青尚復何言其  
知觸忤權貴而亦不暇顧在此大臣猶屬薄物細故而噫大  
大臣世受國恩門欄焯焯在大臣猶屬薄物細故而噫大  
家先公而後私而若論焯焯在大臣猶屬薄物細故而噫大  
門使國儲傾蕩者若論焯焯在大臣猶屬薄物細故而噫大  
夫賊而捨權向君父則無一毫誠意上而禦下俯仰顧瞻惟恐  
果敢之氣朝看之上十難掩閣巷之間萬口齊訕今當可  
語必悔之先論微薄之事畧示公議之猶存謂大臣始雖有差  
終出於情外又以大臣謂歲頭則李是必欲使臣盈吐所趨也  
初江界之作缺也大臣以試臣李遠海舉薦於吏判李澤則  
譚以文武之不可易次不許其託而以前承有崔台衡首擬  
擬蒙占大臣之恨憾由於是矣及台衡前辭朝受佩密符

未及移時大臣雖入白蓮仍請江界之作缺也大臣以試臣李遠海舉薦於吏判李澤則  
吏判入侍下詢武弁誰可則潭以李得濟仰對得齊蓋點以  
辭呈逆時大臣終以李遠海進稟差遠崔台衡不合違停則  
陳達改逆不是異事但此是文官當次之陳則以文官中擇  
差何所不可而必以最初屬意之武弁越次差遣者是果公  
乎私行其顯顯呈連事則其善行宗有積年沈痼不辜而自開  
朝夕待變之憂大臣雖過於慈悲何能招致家人替令辭連而  
慮其往復之羞避令自京中書呈辭狀為此苟艱忙迫之事  
耶顯譴逆賊之後使其父不樂曰吾兒無端迫連豈有如許朝  
示謝世之恩若使重臣既乞既逐而怒其居於東村僻隅以  
情之所出怨惡於大臣云云雖惡於自解而公傳道之者亦  
傲使臣有怨惡於大臣云云雖惡於自解而公傳道之者亦  
皆有怨惡於大臣云云雖惡於自解而公傳道之者亦  
敢自專而然此迫耶官爵者人主之前大柄雖以大臣之言  
當惕然營閣請得而一並許施事若一取考備局文書可得  
也至於營閣請得而一並許施事若一取考備局文書可得  
虛宰臣不欲覩縷而但有一事年前一萬石乘其首相不赴  
武將使之請得而一並許施事若一取考備局文書可得



之日自為手決而許題之文書回公之時首相始見驚惑而  
僚相所為不得阻格則申乃以私人差出教鍊官假印持其  
手決下送閱西發賣萬斛之米而常之價於戶曹而取其剩  
石餘剩又不下數兩則只納不足并本錢為餘剩而全數取  
其數必至累鉅萬而此猶不足并本錢為餘剩而全數取  
來輸入私家而戶曹萬石之米頗無去處重臣徐會膺之為  
戶判也別定數十曹吏跟捕差人并令其家屬而囚禁之日  
日嚴杖刻期督拏於差人僅能瀕危而尚多有未捧之數此  
則一詢於徐命膺可炳其深狀其何敢証乎海西藩任本稱  
富饒道臣之莅任屬耳洪迷海請得萬斛者欲知欲用於何  
處而大臣無難五石則以管穀劃給五千石則以常賑貧  
下萬石之穀把作私物不少懼惜推此數事其事可知云云  
申又疏曰具鏡間西邑事采似李得濟者聖鑑在上焉可証也  
臣果筮白而連之具氏移家之許已多年所東村之人亦多  
遺言可知將何世之說耶海西還穀事償債穀許多非  
之初行令所請者不過限年停退所許者亦不過姑取其耗  
元穀則固自如也各處管關之以他穀充給蕩滅之穀者在  
在皆然何於海西新持乎開西少米劃給於他部作為經費

使成規例憲疏中並與本價而輸入私室云者恐非三尺童  
子無可听信者且其疏中所謂武將果是誰也彼以徐會膺  
為證者又何言也一閱文牒可以覈出真贓何待詢問於重  
臣而知之此重臣曾與臣有仍事乎否者故乃知仍此而為  
借身擠臣之地邪伏乞下臣司敗嚴覈稟狀此後申又上疏  
收施當律則臣雖即日港死更無餘感云云

請查核黃脫不允

朴盛源事

乙十一月十日  
疏入

朴以大諫疏曰向來南絳老之疏雖欠停稱伊時大僚申晦  
等庭請聲罪畢竟誅戮都民怨之至於揮淚四聞之莫不驚  
心言官被讒庭誅聲罪識者寒心伏願深思遠慮特申南絳  
老之寃仍復其官以慰其孤兒寡妻亦使入方咸知我  
下悔悟之盛德也荅曰南降老李迪輔之唱導今此請欲為



其三朴放逐田里旋 下教黑山島梅棘大諫宋鏐大憲沈  
履之再牌不進傳曰朴已叛逆再牌不進此護逆之心宋鏐  
長馨投畀沈履之以宗病削取李桂除大諫即日出謝蔭啓  
請朴拿鞫嚴問大正王法不允大憲趙德成亦出謝明日八  
日傳曰薇垣長李桂聞頃年一楮尚可誦焉予其忠而銓曹  
用人慨然非此等事無一舉擬昨夜已踰頃者合辭已得臺  
体今者啓辭非此人孰能為之朝鮮亡而復興特賜熟馬一  
匹殿庭親授以示嘉直之意二十五日桂又疏合辭方張而  
諸罔之許以在外誠極未安一並謹罷申飭銓曹差出無故  
在京之人依施仍命開政傳曰此政若有在外者備擬則大

小公事留院政官當臨門又曰今日侍從令八十其君受困  
乎諸城門閉其門門軍堅守令侍從莫敢用謀承牌後依前  
洞開若稱在外水軍克定吏判徐命膺叅判尹得養不進叅  
議朴師海開政執義郭鎮純李東郁尹行晉朴宗彥皆出仕  
獻納申煜遠牌寬長著是日執義郭鎮純司諫李東郁正言  
尹行晉所啓李迪輔朴盛源事 上曰勿煩此人能免一律  
豈可一刻屢載問食息豈可放忽嚴加梅棘若有書簡私通  
者嚴囚報于道臣若有物故即報傳曰其問惜乎惜乎判書  
李潭特除吏判復授禮判 先十許日前特除李潭吏判旋除禮判未幾潭死 意蓋羨  
矣此人何作古人 嗚呼今予何用良臣何作古人



其子待闕服調用今予缺予三臣

時趙榮進金  
大及潭死祭文製下李

潭家一体致祭傳曰噫其父予依一倍故禮判父令本府衣

資食物輸送慰問潭之父傳曰昨命宣傳官黑山島摘妍此

予五十年苦心况盛源仲完二字叵測此人若在眾戴間將

至國不國君不君昨此忽聞禮判作故莫量者此道今日諸

臣復崩舊習此亂臣也逆臣也諺云竄配其僕願之云此存

問而然今者果有此弊此鏡夢存問柳沈饋遺者也又曰於

予缺一良臣今欲復用將若何家有七十老父其心若何予

於今日此心難耐八十三冥然一何甚哉

廣尹李得宗以不  
即饋送食物特通

之以兵元壯元  
趙鎮寬代之



